

龔德柏 著

中國必勝論

龔德柏著（再版）

中國必勝論

拔提書店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初版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五日再版

版權所有

實價法幣壹角貳分

著者 龔 德 柏

發行者 拔 提 書 店

印刷者 拔 提 書 店 印 刷 所

總發行所 拔 提 書 店 武 昌 分 店

地址：武昌湖林翼路

電話：四一五〇四

分發行所 拔 提 書 店 分 店

長沙 重慶 成都

南昌 西安 廣州

代售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重版緣由

此書係去年平津失陷後所著，由八月一日執筆，每日在救國日報發表，至八月十日脫稿，故八一三發生之淞滬戰爭未曾論及。在南京印刷十五萬本，不兩月即售罄。武漢方面，亦由抗戰叢書選為其中之一，聞亦印刷六萬本，現已一本不存。惟一般熱心人士，仍有多數欲閱此書而不得，茲應此種需要重行排印。惟其內容則一概仍舊，以存廬山真面目。即其中偶有估計稍誤之處亦不改。蓋本書係事前之估計，並非事後之記載，小小錯誤自所難免。然敵人國力未能獲得最後勝利一點，因事實之經過，愈足證明估計之正確。則最後勝利在我絕無絲毫疑問。著者因覺目前時局尚需要此書，故再求教於國人之前，並述其緣由於此。

二十七年四月十日龔德柏識於武昌

中國必勝論

敘言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此兵聖孫子之名言也。然今日之學者名流，以及國人推爲明晰外事之人，真正知彼者究有幾人；而真正知己者。又有幾人。秦宥贊他人，而非薄自己，殆成爲名流學者之通性，以爲不如此，不能成其爲名流學者也。猶憶六年前，九一八事變起後，留日同學數十人，會於考試院。有問此次事變究應如何應付於余者，余答以『打』之一字，其人駭然。開會後，余又作主戰之論，而全體又駭然。余至此始知士大夫階級所患之恐日病，已入膏肓。設非根本醫治，則國運絕對無法挽救。故余不付讓陋，著『征倭論』一書，由財政經濟軍略等等，說明日本實不足畏，以爲對症下藥之計。該書出後，銷行之廣，出人意外。雖治癒若干輕病者，而所謂士大夫階級之病症，仍不能使之全愈。然經過五年餘之時間，吾人所指摘日本財政經濟之弱點，殆已完全暴露無餘，不特日本國家已陷於一息僅存之重態，而日本國民亦陷於生活困難之絕地。日本軍閥處於四面楚歌之中，乃爲死中求生之計，而又發動此次侵略，以爲使中國屈服，尚可恢復其國人之信仰，而打破國際聯合陣線。因宋哲元之執迷不悟，毫不作自衛之計；並拒絕中央應援，遂使平津失陷。在恐日病者，或以爲日本武力可畏；而在吾人視之，則爲迴光之返照。蓋日本爲虛癆病人，當其將死之前，女色之需要，極爲強烈，然一經發洩，而死即隨之。在不知者，見其需要女色，或以爲精力轉強，而在良醫則認爲死期將至不可救藥也。

國人或疑吾言乎？要知今日之國家，並非兵強將勇即能獲得最後勝利。而用兵需財，軍隊作戰需要鉅量物資，試問日本果有此種財力物力乎？日本今年預算僅廿八億七千萬元，其中軍事費十四億一千萬元。此區區之數，在其他強國視之，殆不足道，然而日本舉國震恐。因之公債不能銷行，致籌款之道斷絕，入超甚鉅。致現金大量輸出。物價高漲，致人民生活困苦。而物資不足，軍需品生產力缺乏，致擴充軍備計劃無法實行。故維持匯價，擴充生產力，平衡物價，遂成爲政府當局之口頭禪，而其實則一籌莫展。徒喚奈何耳。在此種情勢下，即不對外作戰，亦殊無法維持。今則大戰爆發，試問戰費除發行紙幣外，有何方法。而紙幣發行過多，必致價格低落，物價必更高漲，人民生活愈不堪問。而戰爭所需物資，須購諸外國者，以跌價之紙幣，步槍子彈一粒，或需千元。歐戰後俄國盧布，民國十二年德國馬克跌價往事，一二年內必重現於日本。人民一個月勤勞所獲，不能供一餐之資。在此種狀況下，日本軍隊即令勝利，其能獲得最後勝利而謙和乎。歐戰時德國在戰場始終勝利，而不能不降於聯合國之軍門者，物資不能繼續戰爭之所致也。而況日本財政經濟遠不及德國，即欲獲得德國之結局，尙不可能乎？而況日本軍隊萬無獲勝之理乎？蓋日本政治上混亂異常，人民生活日趨困苦，已完全了解軍閥侵略之戰，無異爲日本人民挖掘墳墓，故十九反對戰爭。現在緘默不言者，屈於勢耳，非心服也。古今中外之歷史，從無政治混亂異常，人民反對戰爭，而能獲得勝利之先例。僅此一點，日本已處必敗之勢。且日軍所優於中國者，僅重炮飛機。此項重炮飛機，惟宋哲元所變和平，使其部隊在營房中束手受其轟擊，始能收重大效果，而對於在戰場活動之軍隊，其效果亦甚有限。此外則一切條件，遠不及中國。其尤堪悲觀者，則高級將領中無一滴當之統帥人才；而中下級幹部，只有學理而無實戰經驗，故其作戰完全不出

教科書以外。而中國則有蓋世英傑之蔣委員長統帥全軍。夫蔣氏之善於用兵，全世界久有定評。吾人熟讀歷史，感覺只有唐太宗與拿破崙二人，可與之鼎足而三耳。故蔣氏一人之價值，可與日本五十萬軍隊，千門重炮，千架飛機相等。而況又有身經千百戰之中下級幹部爲國家而奮鬥乎？此外如戰地人民之痛恨敵人，後方擾亂之必不可免，戰爭地勢愈進愈不利，在在皆足制敵人死命而有餘，故吾謂日本在戰場上萬無獲勝之理也。而況在戰場上即令獲勝，因財力物力不足，全局終歸失敗乎？世人苟明瞭此等情形，則對於吾人中國必勝日本必敗之主張，當無異議。至於國際關係絕對不利於日，則在吾人討論之外。蓋以中國一國之力，已足擊破日本而有餘，吾人並不希望外力之援助。若有第三國參戰，不過使戰局早日結束耳，於已定之勝敗局面不生影響也。茲當大戰開始之際，故吾將彼我之勢表而出之，俾國人對於戰局前途有充分之認識焉。

二十六年八月一日龔德柏識於南京救國日報社

（重要更正）第四八頁第七行『羈縻』兩字誤作『霸縻』不成意義應予改正

中國必勝論

中國必勝論目錄

重版緣由	一—二
序言	一—四
勝負之豫測	一—二〇
一、由政治上比較之	一
二、由統帥人才上比較之	四
三、由天時地利上言之	九
四、由軍隊紀律上言之	一三
五、由兵數及強弱上言之	一四
六、由器械上言之	一八
勝利之數我占六分	二〇
直接促敵人戰敗之原因	二〇—二六
一、後防人民之搗亂	二〇
二、戰地人民之反敵	二〇
間接使敵人戰敗之原因	二六—四四
一、由財政弱點上言之	二六

二、由經濟弱點上言之·····	三二
三、由資源弱點上言之·····	三八
敵人決策之經過與錯誤·····	四四—五二
中國制勝之道·····	四八
一、舉國一致必勝·····	四八
二、不存倖生之心必勝·····	五〇
三、敵人估計錯誤必勝·····	五一
四、有友無敵必勝·····	五二
持久可能獲勝·····	五三

中國必勝論

龔德柏著

勝負之豫測

孫子者，中國之兵聖，而西哲之談兵者，亦不能出其右。其所著兵法十三篇，開明宗義第一篇曰「計篇」。簡單釋之，則爲戰爭勝敗之豫計。其言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生死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典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故忖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簡單釋之，只須先知敵我政治，（即孫子所謂道）天時，地理，將帥，法制，再比較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則勝負之數已可豫知。惟今日之戰爭，尙有財力物力居更要之地位，故吾人只須根據孫子所指陳之各點，再加以財政經濟物資諸項，而比較之，則敵我之勝負，即可明瞭。以下謹分項述之：

一 由政治上比較之

孫子釋道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又曰：「主孰有道

「以今日之名詞言之，所謂道者，即政治也。茲就中日兩國之政治言之，日本情形絕對不及中國。即中國在九天之上，日本在九淵之下，決不能同日而語也。」

日本原爲憲政之國。在九一八事變前，兩大政黨相互秉政，雖不能盡如人意，然政府有絕對之權威，一切政令皆出自政府，軍閥雖藉法律上特殊地位，欲與政府爲難，然仍不能動搖政府之威信。如一九三〇年之倫敦海軍條約，即可證明政府之有力也。（日軍閥藉政府侵犯「統帥權」之口實，聯合樞密院之老官僚，與政府爲難，經政府強硬對待而失敗。是爲激成軍閥鋌而走險之一原因。）然九一八事變後，繼之以五·一五事變。犬養毅被亂軍刺死，而政治上之組織遂破壞無餘。自此以後，任命內閣之權，雖仍操之元老手中，然不能不顧慮軍閥意見，而任用政黨以外之人物。而此種內閣之權力，則集中於陸海軍大臣，尤其陸軍大臣之權力最大。而陸軍大臣自身，又爲陸軍參謀兩部下級幹部所操縱。故日本政治上一切大權，事實上爲一羣小軍閥所把持。此種奇怪現象，實古今中外所絕無僅有者也。然一般中下級激烈份子，對於此種現象，尙不滿意，致有去年二·二六事件之發生，刺殺重臣，佔領官署，幸其計劃失敗，日本政治尙能在表面上保持原狀。然軍閥在政治上之權力，又進一步。即在此事件後所組織之廣田內閣，其所選閣員，陸軍大臣不予同意，致不能不多數更換，並豫先強迫內閣承認其三十萬萬元之擴軍豫算，內閣始能成立。而任命內閣之大權。更入羣小軍閥之手矣。自此以後，寺內陸相之推倒廣田內閣，軍閥之否認宇垣組閣，杉山陸相之推倒林內閣，皆軍閥任免內閣之大權發動。今則所謂近衛內閣，完全爲軍閥之傀儡，日本國內，雖謂除軍閥外，無一有權力之人，亦不爲過。然一部分激烈份子，對於此種現象尙不能滿意也。

對於軍閥之壟斷一切，除少數極右份子外，大概皆極不滿，尤以知識階級爲最。政黨則因軍閥反對其執政而不滿。資本案則因軍閥竊兵黷武，將使其財產歸於烏有而反對。工人則因物價騰貴，生活困難而反對。商人則因租稅加重，及公用物漲價而反對。農民則因負擔獨重，物價高漲，使其生活愈陷困難而反對。而被徵兵之家，因其子弟被軍閥犧牲而尤反對。在九一八事變後，軍閥宣傳，謂當爲日本人民建設極樂園，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種種困難問題，皆將自然解決。而狗急扒牆之一般人民，一時爲其所欺，而視軍閥爲救星。然因時日之經過，已發現東北四省之佔領，僅使國家陷於四面包圍之中，不能不以擴充軍備之手段而求對抗。結果使困難之財政愈加困難，並使物價高漲而陷人民生活於絕境。故今日之日本人民，對於軍閥之欺騙，早已醒悟。在如此情形下，軍閥發動侵略戰爭，而欲人民與之同死，真可謂緣木而求魚也。故在日俄戰爭時代，以戰死爲榮之日本人民，數年以來，聞動員之令而全國震恐。兵士逃亡者甚多，而兵士父兄之送行者，竟有臥軌阻車之事。因之各部隊之開拔，不能爲集團之輸送，只能以連爲單位而藉演習之名行之。此係衛戍東北四省時之情況，尙非大戰時也。今則大戰爆發，大部隊之動員，其困難情形當更十倍於此。此種被迫出發之部隊，其無爲軍閥致死之意，殆屬絕無疑問。則其戰鬥能力，必極低劣，亦不問可知也。是與孫子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者」，絕對相反。以此而求勝利，其結果必適相反也。

日本無道，不能使其人民與之同死，而反觀中國則完全不同。中國政治雖尙未達理想之境，然一切皆入軌道，此任何惡意批評者所公認者也。尤以統一力量與意志，堅如鑽石。卽漢唐盛時，雖有此種統一力量，而無此種統一意志，故今日中國團結之堅，可稱千古無比。尤以對日抗戰，可稱全國一致，絕

無一人發生異議。故今日之中國人，不特願與政府同死生，且惟恐政府不使之與敵人致死。試觀最近北平天津之抗戰：並非出於在上者之命令，而實出於兵士之自動。故其犧牲之慘，千古無比；而其壯烈，雖田橫之客五百人與橫同死，亦恐不及。二十九軍之兵士尚且如此，而況受明恥教戰訓練已經數年之中央各部隊乎？故今日之軍隊與人民，一聞中央決心抗戰，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無不歡聲動天地；此與敵人聞動員令下而逃亡，或臥軌而阻車者，豈非我在九天之上，敵人在九淵之下乎？以如此之軍隊與人民，雖使之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而況有光明之前途乎？由此言之，孫子之所謂道，惟中國得之，而敵人則否。即此一點，中國已有戰勝之絕對把握，而況其他各點皆較敵人爲優乎。故由政治上言之，中國之得最後勝利，已無絲毫疑問也。

二 由統帥人才上比較之

依孫子之次序，比較敵我之政治後，即須比較統帥之人才。蓋政治雖較敵人優良，若得一無能之將，如趙括與餘之流，則未有不覆軍殺將，而遭一時之頓挫者。是政治較敵人優良，雖終局可恃，而一時不可恃也。故政治之次，必須比較將才之優劣，然後再比較其他要件，而測定勝負。此孫子之書，所以爲兵家之典謨也。

若論統帥之優劣，吾人可以大胆向國人保證，中國之蔣中正將軍，雖集合敵人所有將帥智能之總和，尙遠不及，而況單獨比較乎。

敵國陸軍官制，按年升級。其到達大將中將之地位者，係依資格，門第，人緣，並非真有用兵作戰

之才能也。譬如士官學校與陸軍大學畢業之次序，爲決定其運命之重要標準。今之執大權統八軍者，多數皆陸大首席或畢業席次較高之人，此稱席次或因其人具有明晰頭腦，或因力用功所致。惟頭腦明晰之人，若使之研究學問，當然能成爲專門學者，然處理事務，或決斷大事，則未必適宜。蓋頭腦明晰者，往往多謀而不能斷。而需果斷之統帥職務，決非所宜。以吾人所知，如曾在革命軍中立赫赫戰功之某將軍，其頭腦之明晰，使吾人驚奇。然衆人對某將軍一致之定評，則爲多謀而少斷。故其從前參加地方戰爭之際，幾爲常敗將軍，其後參加革命而立赫赫之功，一則因受劇烈刺激，使之稍有決斷，二則敵人過於無能之所致也。故統帥人才，與其重智慧，無寧重果斷，故敵人陸大首席或畢業席次較高之人，未必爲優良之統帥才也。吾人試舉一事以明之。如敵人現任第二師團長，從前之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岡村憲次中將，爲日本有名頭腦明晰善於用兵之人。若中日戰爭遲發生三年，使岡村得以升至大將，則彼有任敵軍總司令之充分可能。然在十一年前，岡村將軍充任孫傳芳之軍事顧問，孫氏之戰略，完全係岡村將軍所策劃。南潯路之役，以非常優勢之兵力，竟招全軍覆沒之慘敗；而防浙之戰，岡村將軍本人亦幾爲俘虜。是敵人有名頭腦清晰善於用兵之人，絕非蔣委員長之敵手，已有事實證明。然在蔣氏尚係初出草廬第一功，今則已經過十一年之實地作戰，積有豐富之經驗，更非岡村輩毫無實際戰績者所能望其項背也。

敵人陸大首席或畢業席次較高之人，未必適於統帥；則依門第人緣而達到大將之地位者，更不足道，已可斷言。如前任陸軍大臣，現任教育總監之寺內壽一大將，爲有名無能之人，若非依門第關係，最高升至中佐（中校）即須退伍。然因其係寺內正毅元帥（曾任朝鮮總督內閣總理大臣）之子，故升至大將地

位；又因去年二・二六事變，陸軍七大將同時退伍，以「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之關係，而任陸軍大臣。此依門第而升至大將者之一例也。又如現任陸軍大臣杉山元大將，爲一凡庸之人。若在他入，升至上校，即須退伍。惟因其係宇垣一成大將之乾兒子，由宇垣一手提拔，一路順風，升至大將，而得今日之地位。（今春宇垣組閣，杉山受羣小軍閥之包圍，不敢担任陸相，使宇垣內閣流產，宇垣恨之刺骨，罵其忘恩負義），此依人緣而升至大將者之一例也。

日本之大將中將，不出吾人所述由資格門第人緣三項而來，則其無奇才異能可知也。凡庸固凡庸也，然在今日欲由此種凡庸大將中選一總司令，殊爲困難。蓋在敵人現役與預備役大將中，衆人公認有總司令之資格者，曰白川義則，曰真崎甚三郎。然白川大將死於淞滬之役，此在日本爲極大之損失。其次則真崎大將也。然真崎爲去年二・二六事件之主謀人，現拘押於陸軍監獄之中，因無相當大將充審判長，（審判大將，須大將充審判長）故至今尚未審判。真崎有相當之統帥才，且曾任士官學校校長，故現在之連營長概係其學生，若以真崎任全軍統帥，當能收指臂之效。然現在當局之杉山寺內輩，因派別關係，與真崎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而在國法上亦無起用叛軍首領任統帥之理。故真崎之任總司令，殊不能成爲事實。除真崎外，又無適當人才。然日軍不能無總司令，亦只有依「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之例，勉強以一人充數。吾人不善算命，實不能判斷何人有此「厄運」，蓋將負戰敗之責任，而爲日本人所唾罵也。

敵軍固可勉強以一大將充任總司令，然此總司令，不論如何，不能得全軍之信仰。蓋現在担任連營長職務之中下級幹部，大概爲真崎長士官學校時代之學生，對於真崎雖有絕對之信仰。而對於與真崎立

於反對地位之現當局，則不特無信仰，且存輕視之意。加以現當局之人事行政，處處壓迫真崎派之人物，故平日極爲憤慨。而現當局所任命之總司令，必係真崎之反對派；最大限度，不過爲中立派，與真崎派無甚惡感耳，而真崎派未必服從其指揮，而收指臂相使之效。即此一點，已足使敵軍陷於支離滅裂之狀態。自古未有兵不信將，將不能軍，而能戰勝者。故由敵軍統帥人才觀之，卽遇弱敵，尙難免戰敗之辱，而況所遇者爲數百年不一出之蓋世人傑乎？其戰敗也，毫無疑問。

敵人方面在砲火已開之後，尙難覺得適當之統帥人才；而在中國方面，則蔣委員長親自出馬，擔任統帥職務，已屬天經地義。蔣氏之善於將兵而且善於將將，世人早有定評，固不俟吾人贅述。不過世人之推崇蔣氏，或以爲係中國一時之雄，此則尙未知蔣氏也。蔣氏之用兵，不論以少擊多，或以多擊少，皆能覺取敵人弱點，不顧一切而擊破之。一點突破之後，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而追擊之，使敵人首尾不能相顧，而全軍瓦解，彼乃收全勝之功。此種用兵天才，可謂得之天授，決非陸軍大學之講義所能傳授。吾人求諸古今中外之歷史，蔣氏之戰略，可與拿破崙並駕齊先，而唐太宗之英武，略可與之比擬，其他名將皆不及也。惟其十餘年來之戰功，多屬內爭，故世人不甚注意。使其生長歐洲，逐鹿於列國之間，則現代拿破崙之名，或早已炙燴於衆人之口矣。中國當此強暴侵凌之際，何幸而有此種蓋世人傑，殊使吾人氣憤萬丈。（有名軍界老前輩蔣百里先生，最近亦有此種議論，）以此種蓋世名將，而敵日本無能之輩，勝負之數可謂已決。且蔣氏之不可及者，在其意志堅強，一旦決策，雖遇如何難關，亦必突破方休，而一時之逆境，則絲毫不在其意中。試以事實證之：南潯路之役，孫傳芳以三四倍之優勢兵力，阻革命軍之前進。革命軍南昌之敗，第六軍主力損失殆盡，其他各部亦多傷亡，以平常之眼光觀之

，除自認失敗，撤出江西外殊無他法。然蔣氏本其堅強之意志，始終奮鬥，武昌破後，由鄂增加兵力，突破孫傳芳馬湖嶺之線，孫氏全軍覆沒，而革命軍之勢力，遂如旭日中天矣。十八年冬浦口之叛，變生肘腋。當是時，中央主力被阻於豫西，南京僅爲一座空城，在他人只有逃亡或通電下野，以求諒解于叛將，而蔣氏毫不爲動，終平叛亂。十九年隴海路之役，因不明敵情，致中央軍陷於非常劣勢，而從事苦戰。當是時大多數人士皆爲中央悲觀，以爲萬無勝理。然而蔣氏本其堅強之意志，始終採取攻勢，卒能克馮福敵，奠定統一之局。江西紅軍之役，中央屢次失利，二十年秋季後，更有外寇侵凌，使中國內外皆不暇顧。在一一般人皆以爲中國一部當亡于倭寇，一部當淪於赤化。然而蔣氏不顧國人之非難攻擊，抱定攘外必先安內之宗旨，一面卑詞厚幣，與敵人虛爲委蛇，一面從事攻擊紅軍。設非西安事變突發，則紅軍欲保存現在之勢力亦不可能，然終能使紅軍放棄其主張，而爲國軍之一部，一致對外矣。

以上所述重重難關，在意志稍爲薄弱之人，皆難突破，一有失敗，則統一之局瓦解，而蔣氏亦與吳佩孚張作霖同等，徒爲一時之雄耳。惟其意志堅強，故雖經歷困苦艱難，而能內則完成統一大業，外則使強寇不能一氣吞滅中國，此種難局，可稱千古無比，較之漢高之戰樊陽京索，明太之戰龍江鄱陽，其艱難何啻千萬倍。且能完成如此艱難困苦大業之蔣氏，今則率四萬萬人一心之中國人，以敵七千萬人七千萬心之日本人；以旭日東升之中國，敵夕陽西照之日本，其能所向無敵，直搗平壤，殆無疑問。即令中國因武器較劣，局部失敗，以蔣氏意志之堅強，必能奮鬥到底，決不似意志薄弱之徒，遇小挫而即結屈辱之局。要知奮鬥到底之堅強意志，雖每戰失敗，亦可獲得最後勝利。善敵人利於速戰速決，我則利於久戰不屈。德意志勝於戰鬥，而敗於戰爭之往事，完全可以適用於中日之戰。只蔣氏之堅強意志，即

可獲得最後勝利而毫無疑問也。

由此言之，中國統帥如此之優，敵人統帥如彼之劣，豈非我在九天之上，敵在九淵之下。即此一點，已足決定勝負而有餘，而況敵人弱點尚罄竹難言乎。故由統帥人才上言之，中國之得最後勝利，已無絲毫疑問矣。

三 由天時地利上言之

其次吾人當就天時地利上言之。茲先言天時：

所謂天時，即寒暑也。古代戰爭期甚短，故須選擇春秋二季出師，夏則過熱，冬則過寒，皆不宜於用兵。惟今日爲長期戰爭，最少當以年計，故冬夏皆不能避。吾人茲所論者，爲敵我兩方對於寒暑之抵抗力。查現在作戰區域在北緯三十八度至三十九度之間，夏季最高氣溫約在華氏百度左右，冬季最低溫度約爲華氏二十度，（即冰點下十二度）較之理想氣候稍熱稍寒。查日本位於北緯三十一度至四十六度之間，而其十分之九之人口，則在三十九度以南。故只由緯度上言之，日本軍隊可稱十分之九不能耐此寒冷。再詳細言之，日本面太平洋之地屬於溫帶，對於此種寒冷，確不能耐；而面日本海之地，屬於亞寒帶，因有北冰洋之寒流，侵入日本海，使其氣候寒冷，故此等地方之軍隊，對於戰地氣候，似無問題。惟面太平洋之地方，人口稠密，而面日本海之地方，因其氣候過寒，不適生存，故人口稀少。大體言之，日本人民能耐戰地之寒冷者，不過十分之二，而不能耐寒冷者，則占十分之八。再就敵人軍區言之，只仙台第二，廬州第七（在北海道）。弘前第八，金澤第九，四個師團爲能耐寒之軍隊。而駐朝鮮之兩師

團，駐地雖比較寒冷，而其士兵則取之日本內地，尚以不能耐寒者占大多數也。惟敵人能耐寒冷之軍隊，須駐防東北四省，以時義軍之活動，並蘇軾之夾攻，殊難用以對我。故敵人都隊，大體認爲皆不能耐戰地之寒冷。殊無大誤。且敵人近年物質文明亦有進步，兵營中有防寒設備，故在營之兩年，對於耐寒之鍛鍊，並無功效。而此種軍隊，其兵士來自田間者，體質尚能耐寒，而來自都會者，或較富裕人家之子弟，則殊難耐此寒冷，此敵軍對寒冷上之弱點也。

其次則爲耐暑，日本全國雖有南北之分，然氣溫概不甚熱。即其極南之鹿兒島，最高溫度，亦不過華氏九十度，其他各地則概在九十度以下。故敵軍對於戰地之熱，殊難耐受。再加以厚呢軍服，全副武裝，至少須較氣溫高出十度，此敵軍對於炎暑殊感痛苦者也。

敵軍對於寒暑皆有不能耐受之痛苦，反觀我軍則如何。夫黃河流域之軍隊，可謂自戰其地，對於該地氣溫，當然毫無問題。而長江流域之軍隊，對於戰地寒冷，似難耐受。惟中國士兵，以貧寒人居多數，在未入營之先，衣服未必盡較溫暖，故其耐寒能力，自較普通人爲強。加以連年征戰，西至西康松潘，北西至陝西甘肅，皆有其足跡。其耐寒之經驗，已至豐富，殊不能以其出生地之氣候，而測其耐寒能力。若兵站部注意此點，厚其衣被，則對於戰地之寒冷殊不成問題。至於耐暑，則長江各地氣候，概高於戰地，平日即習於炎暑，更不成爲問題也。

且也，日本軍隊係徵調而來，戰時動員，更須召集豫備後備軍隊。此輩退伍或一二年，或十餘年，平日從事農業者，尚係習於勞作；而從事工商業，或任職官署與公司者，亦有一部。此輩平日習於安樂，絕無勞作能力，一旦召集令下，又無法逃避，只能隨軍前進，其身心之痛苦，自非言論所能形容，一

遇劇熱酷寒，其何以堪。至於我軍概爲在營部隊，平日習於勞作，慣於寒暑，自無痛苦可言，以此與敵人較，我軍實占有利之地位也。

對於天時之影響於軍隊者，已如上述。而屬於天時之風向如何，影響於戰爭甚大，今古中外之歷史，因風向不利而戰敗者，其例甚多，不勝枚舉，是則其權操之於天，未可以人力爭也。惟中國國勢之如旭日東升得助於天者亦多，如本年全國各地無天旱，無大水災，糧食必極豐收，是爲得天。即此一事，加強中國抗敵力量不少，則臨時會戰之際，風向或可助中國也、惟就大體言之，秋冬多北風，於敵有利；春夏多南風，於我有利。然亦有例外，如去年十一月百靈廟之戰，本在北風季節內，而我軍出動之時，忽轉南風，使我軍得極大之助力，而獲得全勝。倘天不助我以順風，或竟不能成功，亦未可知。天心去年既助中國，此後當亦助中國。惟軍事當局對於氣象之觀測，應特別注意，以求避不利而就有利也。

天時已如上述矣。吾人茲就地利言之：原來敵人數十年來之戰備，完全以河北平原爲目標，不特地理較我熟習，且一切裝備皆能適用。如重炮，坦克，裝甲車等，可以運用自若，而我則不及也。故就目前戰地情勢上言之。顯然於我不利，此則無可諱言。若明瞭此種情形，則北平天津之失敗，或爲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蓋平津不失于宋哲元之手，則中央主力必推進平津作戰，愈北進愈於我不利，而於敵人有利，則中央主力或難免受重大之損失，而退集于現在之線。惟因宋哲元不明敵情，迷戀和平，被敵人侵襲而失平津，在人民心理上雖甚難堪，然山兵略上言之，至少使中央主力不受損失，而得於較平津有利之地域從事抗戰，於最後之勝利，殊有重大關係。要知一地之得失，雖可振作民心；然於全戰局毫無影響。蓋此次中日之戰，當決於最後之五分鐘，非決於最初之一二戰也。若明此種原理，則我軍放棄石

家莊以北地區，在戰略上有百私而無一害。然戰略上殊不許可，故政府明知其不利，不得不戰於現在之線。（即保定滄州）從古戰略影響戰略，使之處不利地位，其例甚多。蓋一般人民非人人有戰略眼光，一見政府放棄戰線，即羣起恐慌，使政府不能不有所顧忌也。現在政府既決心抗戰於保定滄州之線，在地理上我無制勝之理，或亦不望戰勝。幸現代戰爭，不在爭地，而在殲滅主力，若中國在滄保線即獲勝利，殲滅敵之主力爲數當亦不多，必再戰於平津或灤河之線，即地勢於我更爲不利。第二次會戰，或竟不能殲滅敵人主力，又其甚者，我之主力或爲敵殲滅，亦所難料，雖於最後勝利無重大關係，然將使戰局更行延長，我之損失亦將更大。故孫子九變篇謂「地有所不爭，城有所不攻」，蓋謂爭地攻城，徒使殲滅敵人之戰略發生阻礙，從古因爭一地攻一城而使全局失敗者，其例不勝枚舉。明乎此，則此次平津之失守，在不知者當然悲觀，而在軍略上觀之反應樂觀也。不特平津之失，即將來滄保線之放棄，甚或再放棄一線，皆爲戰略上應有之事。必須退至石家莊德州以南，地利漸於我有利。蓋退至石家莊以南，我方一部分兵力已入山西，敵人若再南進，則山西之我軍，處處可以擊其側背，而斷其歸路，使之全軍覆沒。故此時敵人若欲速決勝負，惟有兩種戰略，一攻山西，一攻山東。故由地利上言之，敵我在石家莊以北作戰，利於敵而不利於我。若至石家莊以南，則敵不敢南下，而主要戰爭，當在山西山東之攻防。山西山東不失，中國在戰鬥上決無再失敗之理，而況全局戰爭乎？

由此觀之，關於天時地利，敵我皆有有利有不利。至操之於天者，吾人當聽天而安命，操之於人者，則吾相信政府已有充分之認識焉。

四 由紀律上言之

孫子所謂「法令執行」，即軍令孰能嚴格執行之意，由上而下者也。吾人茲易以紀律二字，則尙包含軍隊能遵守法令之意。蓋徒有法令，若部下不願服從，雖事後能嚴格懲處，究屬無補於事，故不如能遵守法令之爲愈也。

日本從前軍令本極嚴密，軍人亦能守法。惟自日俄戰爭後，軍人日漸驕橫，而法令亦漸廢弛。九一八事變後，軍紀更掃地無存。統軍者不特不服從政府之命令，且與政府故意爲難，使政府在國際上喪盡其體面，而日本軍人之驕橫，遂完全暴露於世矣。因此上行下效，而中級不服從上級之指揮，下級又不服從中級之命令。五·一五事件與二·二六事件，下級幹部，任意率領部下變叛，殺害重臣，佔據官署，尙有涉及皇室之陰謀，幸未實現耳。軍人橫暴至此，與羅馬帝國分裂前之近衛軍地方軍，及唐末藩鎮之牙兵，任意廢殺主將，脅制朝廷者何異。數年來日本軍人之口頭禪，謂「長官猶如我輩之帽子，只須將頭一偏，帽子即行墮地」。蓋謂長官之生死，完全操諸彼輩之手也。

惟其如此，故下級幹部曰左，中級幹部不敢右，中級幹部曰右，上級統帥部不敢左。因之日本最高政策，完全操之最下級幹部之手，致無事而不暴戾恣睢，誤國而害民也。以如此習於驕橫之軍隊，欲其絕對服從統帥部之命令！——而此種統帥，又爲其平日素所輕視素所反對之人物！——殆屬絕不可能之事。即日事關對外戰爭，軍閥之命運所繫，彼輩爲維持自己之地位，不能不服從統帥部之命令。然因驕橫成性，而又自高自大，亦不過選擇自己認爲可行者而服從之，其認爲不可行者，則不服從。因之一部遺誤

，必致影響全局，而莫可救藥也。

敵軍毫無紀律，而我軍則完全與之相反。今日無論任何軍隊，紀律皆甚良好，對於長官之服從，可稱絕對。即長官之命令，有不合理處或錯誤之處，亦可絕對服從，照命令執行，從無討論研究之事，而況於違抗乎，此平日之現象，世人所共知也。今則對外作戰，情形更為嚴重，全國軍人皆願效命疆場，即在前與中央有相當誤會之人，亦來京共赴國難，此種盛況，千古所無，真可謂四萬萬人為一心也。以如此萬眾一心之軍隊，對於平日素所景仰之領袖，當然絕對服從，雖赴湯蹈火，萬無生理，亦必不顧也。蓋已超過法令範圍，而為個人之良心問題，苟不如此，將受良心之苛責也。猶憶十九年隨海路之役，最初中央軍陷於苦戰，故所有軍隊，皆被調赴前敵參戰，其中頗有若干軍隊，平日名譽不佳，吾人方憂其不能為用，且將害事。然參戰各軍隊，無一不努力奮鬥，各收相當戰績，使中央轉敗為勝。此不過對於領袖一人之信仰，故能人人用命。今則對外抗戰，不特國之所繫，亦個人名譽攸關，其服從命令之程度，必遠在隨海戰役之上，可謂毫無疑義。以此對敵。何敵不摧也。

中國法令之能行也如此，敵人法令之不能行也又知彼，豈非我在九天之上，敵在九淵之下乎？故就軍隊紀律上言之，中國之必獲勝，毫無疑問。

五 由兵數及強弱上言之

其次吾人當論敵我之兵數及強弱，即孫子所謂兵衆與強是也。國人對於敵情不甚明瞭，往往信口胡說，謂敵人在戰時可徵調三百萬人。蓋鑑於歐戰時各國悉索敵賦，全民皆兵，故任意杜撰，而不知去事

實甚遠也。蓋照歐戰時全民皆兵之例，則以七千萬之敵人，不特三百萬，即一千萬亦殊不難。然歐洲各國之全民皆兵，有英法德各產業先進國供給其武器也。至若敵人，軍需品製造能力既屬有限，而又缺乏製造軍需品之資源，（以後再行詳論）即已受過訓練之預後備軍，尚無適當武器，而況再徵調民兵乎。若以無武器之民兵充數，則敵兵能達三百萬，吾人至少能達三千萬也。故論敵人之兵數。當以有武器而曾受軍事訓練之人爲限。如此，則其數殊不甚多也。查敵人現役兵十七師團，（聞最近曾增加兩師團）每年入營人數約爲一萬。由前年起，因準備大戰，每年曾增加一萬人，共爲十一萬人。茲假定由廿一歲之現役兵起，至四十歲之國民兵止，全部徵集，其數不過二百萬人。然人生變化無常，經過二十年之光陰，此二百萬人，決不能一人不死，一人不謀他種職業，全部在家中坐待國家之徵調赴戰。其中必有若干死亡，若干改任他職，而其職務較之人營當兵更爲重要，國家法令亦不許其再行當兵。如軍需工業工人之類，敵人非常缺乏，則此種工人即令在徵調入營之列，國家亦必免其兵役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故退伍之兵，再行召集，其數必較退伍時大減，此一般之常識也。據大戰時德人之統計，退伍一年，再行召集，能有九十八人入營，即爲上等成績。即每年最低減少百分之二，愈久愈增，徵調四十歲之兵，尙不能達百分之六十也。故敵人二百萬曾受軍事訓練之人，現在召集，最多不能超過百五十萬，此則有常識者亦能想像。惟三十歲以上之兵，不特體力衰退，不能馳驅戰場，其中尙有若干人曾任勞心職務，體力更不如人。在歐戰時，從事陣地戰鬥，不須劇烈運動，凡遇前進後退，皆乘車輛，甚少徒步行軍，而各國彼此同樣，故此種中年軍隊，尙能作用。至如中日之戰，最初一二會戰，或係如歐戰時之各據陣地以轟擊，數月之後，中國必改取遊擊戰略。此種戰鬥，需要強健之體力，敏捷之行動，並能耐饑耐寒

酷暑。即以敵人現役軍隊，對於此種任務，亦將不勝其苦，則年齡稍大，體力較弱之人，除送死外，只有繳槍投誠。故敵人對華作戰，在最初數月或一年內，苟能勉強支持，決不致徵調三十歲以上之兵。若徵調至三十歲以上之兵時，則其形勢必極危急，中國已有絕對之勝利把握矣。茲假定敵人動員三十歲以下之兵，充其量不過八十萬至九十萬之間，決不能超過九十萬之數。然此九十萬人，至少以二十萬人駐防東北四省，防備蘇聯參戰及義軍活動。以五萬人駐朝鮮，防朝鮮人復國運動。以十五萬至十萬人。駐日本國內，防反戰派及共產黨之崛起。故敵人能輸送至我國戰場者，在一年內其數不能超過五十萬人，此敵人最大之兵數也。

難之者曰：即假定如子所言，敵人只能以三十歲以下之兵來華作戰，而其防俄，亦須精兵。然駐防朝鮮及國內，可用三十歲以上之兵，是敵人至少可增多二十萬人來華矣。余答之曰：敵人此項軍隊，誠有來華之可能。惟兵多則戰費愈多，以敵人今日之財力，不特七十萬人之戰費，即五十萬人之戰費，亦無負擔之力量。（以後再行詳論）況敵人素來輕視中國，苟非萬不得已，決不致以多兵對我，不特顧慮財政，且顧慮民心。蓋以大兵對華，軍閥將招國內外之輕視，而喪失其威信也。故吾估計其在一年內，不能超過五十萬人，尚屬過多。觀其三次增加戰費，陸軍僅四萬萬元。此四萬萬元之數，不過十萬人三數月之戰費。蓋在敵國軍閥，希望以此區區之數，解決中日之戰局也。故敵人不能傾國而來之判斷，殊不致錯誤也。

敵人來華作戰之兵數，不能超過五十萬；而我之現役軍隊，至少二百萬人，此以四敵一也。且在內戰時代，尚有中央與地方軍隊之區別，其戰鬥力亦時有強弱。今則對外作戰，全國絕對一致，不論何項

軍隊，皆屬抗敵勁旅。試觀平日飽受日本宣傳，使之努力親日之冀東保安隊，一旦中日開戰，即時槍殺日本軍官，綁架國賊殷汝耕輩，全體來歸。則凡屬中華民族，不論其現處地位如何，將來必爲國軍之一部，共同參加作戰無疑。彼所謂滿洲國軍隊，現在雖有日人充任下級幹部，然苟時機一至，不難於數分鐘內，同時槍殺此等日本軍官，而爲國軍之內應，以擾亂敵人之後防也。故就廣義言之，中國之軍隊，雖謂其數無限，亦不爲過也。

敵我兵數明瞭，其次當論兵之強弱。敵之士兵，係徵調而來，當取其最強健者，殆無疑問，故敵之現役軍隊，一般體格皆強，較之我軍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則不必諱言。惟此僅就現役軍隊而言，蓋以其身體既屬強健，又習於勞苦也。惟敵軍每至戰時，須召集預備後備兵，加入現役之中，將組織擴大。現役軍隊因有預備後備兵之參加，其力轉弱。蓋此輩預備後備兵，即令體力不弱，然因退伍後，習于安樂，不服勞役，一旦入營，一時不能習慣，勢必非常痛苦。而現役人員，因須保持一致之行動，勢必牽就彼輩，而其動作不能不爲之發生阻礙，因之力量轉弱矣。此僅就現役軍隊加入二十三，四，五各歲之預備兵所組織之師團而言也。若二十六歲以上之預備兵與後備兵所編之師團，其力更弱，而年齡愈大愈弱，更屬常識。故僅以敵人之現役兵與我比較，則彼略強而我略弱。若加入預備兵，則我強而彼弱。故今日戰場上之敵我兩軍，我略強而敵略弱，此後則敵愈弱，而我則始終爲現役兵，當然能保持常態也。

不特此也，敵人武裝笨重，平日皆穿極厚皮靴，故其行動極不便利，平日多賴車輛，一旦臨戰，若遇不能行車之地，則喪失其活動力。我軍則穿便鞋或草鞋，行動便利，平時多徒步行軍，故能健步如飛。敵人穿皮靴，假定一日能行六十里，我則至少可行八十里或一百里。即此一點，可稱遠強於敵，蓋我

軍獲勝可以追及敵人，我軍若敗，敵人無法追及我軍。（飛機裝甲車當然除外）故由此點言之，我軍之強，可謂超過敵人十倍也。

不特此也，敵軍派徵調而來，十中八九，皆係人民家族中之重要份子，對於家庭所負責任甚大。其在營內，已予其家庭以重大打擊，若不幸而戰死，其家庭之損失更大。此種情形，年時愈大者愈形嚴重。故在敵國，一聞動員之令，社會上即時發生重大動搖，若再有若干人戰死，則其所予各家庭之損失實屬莫大。惟其如此，故一般在軍籍之人與其家庭，絕對反對戰爭。苟不得已而必出戰，其家庭必終日痛哭，而其本人亦煩惱千萬，因此並無人願輸死力，而士氣若糜不振矣。在日俄戰爭時代，日本爲生存而戰，故其人民皆願致死。今則軍閥爲侵略而戰，不過犧牲士兵之生命，使人民生活陷於痛苦耳。此種情形，一般人民皆甚明瞭，故其戰意可稱全無，此稍知日本情形者所能言也。以如此毫無鬥志之敵兵，對我致死靡他之軍隊，其戰敗也，毫無疑問。

六 由器械上言之

其次吾人當論敵我之器械，即孫子所謂士卒孰練是也。國人平日對於日本器械之新銳，抱有恐怖成見，以爲不論如何，總較我爲優，我軍決非其敵，故不論如何，不敢與之開戰。而領土再三喪失，國權再三損失，皆由此而起。其實敵軍器械，在數年前，誠全部較我爲優，今則較我某部分爲劣矣。蓋敵人之器械，完全爲歐戰後之制式。惟十餘年來，歐美各國已有長足之進步，而敵人則因技術不足，研究試驗，迄未得良好結果，故不能確定制式，開始製造，至四年前（民國二十二年）始着手改良製造。惟因

重工業幼稚，軍械製造能力有限，故前年度預算經費所定之貨，目下尚未交齊。而去年度預算經費所定者，一部分已着手製造，其他一部尙無法着手。至本年度預算所得經費更無法動用。因之，軍閥焦燥萬分，致不能不與資本家妥協，而圖軍需品製造能力之增加。然因需要鉅額金錢由外國輸入機械，至今一籌莫展，徒喚奈何耳。故迄今日止，敵人所製造之新兵器，爲數有限，僅久留米師團之小倉部隊（卽十二師團）爲訓練新兵器之基本部隊。此外各師團則尙未見新兵器，或雖見新兵器，尙不知其用法。此次與我開戰，此區區之新兵器部隊，當然不能獨自担任戰爭。勢必徵調其他師團，則全無新兵器以爲其護符也。故論使用新兵器之部隊，中國或較敵人爲多。英國軍中有若干師團，已配置最新兵器，且已訓練有年，故能自由使用，而其數目亦殊不少，將來會戰時，必能發揮威力，而使敵人震恐也。惟中國配備新兵器之軍隊，并非普遍；而敵人歐戰後之舊兵器，則普遍使用，故中國尙有大部份部隊，兵器較敵爲劣。尤其重砲一項，中國不及敵人，則殊無容諱言。惟兵器爲死物，而使用者在人。日俄戰爭時，日本之兵器遠不及俄國，而卒能獲勝者，則以日本人決死精神勝於俄國也。淞滬戰爭時，十九路軍之軍器亦遠不如敵人，然而屢戰屢勝者，亦精神勝於敵人之所致也。使非中國戰略錯誤，抱定挨打而不打人之宗旨，則敵人絕無僥倖成功之理。由此言之，「精神勝於物質」，爲從來弱者戰勝強者所得之真理。今國軍之精神，可謂震盪今，行見以此種精神，戰勝敵人之物質，兵器較劣，適足增加國軍之光榮耳。

敵人空軍素來耀武揚威：淞滬之戰，長城之戰，與此次平津之戰，中國所受打擊，皆由空軍不能與敵對抗所致。惟中國空軍，其數少於敵人，確係事實。然中國除日本外，殊無第二敵國，而敵人則英俄美荷皆其死敵，故中國可與敵爲孤注之一擲，而敵人則顧慮太多，不敢與中國死鬥。蓋卽令戰勝中國之

空軍，若其空軍受重大損失，則較之英俄美各國空軍愈居劣等地位。且以目前敵人空軍製造能力，補充極難，使敵人不能不愛惜其現有勢力。故將來戰鬥時，若中國有與敵人硬拚之決心，敵人或反不敢與我決戰，至少限度，亦必不能如前此之耀武揚威，目空一切，而任意轟炸也。

勝利之數我占六分

吾人就上述六項比較敵我之優劣，中國於政治，統帥，紀律，兵數四項，占絕對優勢，使敵人望塵莫及。敵人於地利，器械二項占優勢，在我尚有避免或對抗之方法。而天時一項，則敵我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所不知者，何人能得天助耳。（此指偶然之風雨而言。若真正有天道，則天絕無助敵之理）。故僅就此六項言之，中國已有六分勝利把握，敵人僅有四分勝利希望，而況決定勝負之其他要件，概於敵人絕對不利，使敵人之四分勝利希望，完全消失乎。吾人以下再論敵人必敗之要件：

直接促敵人戰敗之原因

一 後防人民之搗亂

吾入比較敵我政治統帥各項後，判定我方已有六成勝利把握，敵方只有四成勝利希望。惟使敵此四成勝利希望消失者，間接固有財政經濟資源各項，而直接者則有後防人民之搗亂，與戰地人民之反敵。吾人茲先論後防之搗亂？

所謂後防之搗亂，又可分爲兩方面，一爲日本國內，一爲東北四省與朝鮮是也。

敵軍此次侵華，衆議院不經討論，省略一二讀會，卽全體一致將戰費之追加豫算案通過。由表面上觀之，敵人可謂意見一致矣。惟實際上，除極少數軍閥走狗外，恐無人贊成此種戰爭。其所以內心反對，而表面上不能不贊成者，則因脅於軍閥之威勢，恐表示反對，軍閥將加以「反戰」「反軍」之罪名，而予以迫害也。蓋軍閥自認爲神聖，一切行爲不許他人公開反對。（暗中反對當然亦有對待）若有公開反對者，不論其人之地位聲望如何，必設法將其打倒。如美濃部達吉博士，爲行政法憲法界之權威，其資格名望，在日本學者中首屈一指，因其批評軍閥所發行之小冊子至無完膚，軍閥嗾使其走狗，在貴族院與衆議院攻擊其數十年前所發表之「天皇機關說」，所謂國體明徵問題是也。卒致此老學者，不能不辭去貴族院議員及一切公職，以避其鋒。此不過一例耳，一切皆係如此。惟其以權力壓迫人民之言論思想，雖有名老學者亦所不免，故人民對於軍閥之行爲，只敢怒而不敢言。凡有表示意見之必要時，仍不能不昧天良，表示與其思想相反之意見。苟不如此，死亡之禍卽隨之而至也。蓋軍閥平日豢養一輩走狗，專爲迫害反對者之工具，動輒殺人也。故現在日本人民所處之地位，何異秦始皇時偶語者棄市。此日本國會所以不經討論而能通過軍費豫算也。此等一致通過戰費之人，若問其良心，至少有一半以上反對軍閥之戰爭。蓋知一經開戰，日本財政經濟，必較現在更以加速度而陷於絕境，人民生活（連彼等自身在內）更加困難也。除此輩政客外，人民各層階級，皆反對戰爭，（參照「由政治上比較之」一項）惟以軍閥壓迫過甚，不敢公開表示耳。其中尤以社會黨與共產黨，則希望軍閥倒潰，而彼輩乃能獲得出路。故彼輩之希望軍閥戰敗，與吾人完全一致。當民國八年余留學日本時，曾在東京青年會，聽社會黨人大山郁

夫之演說，謂「德國人民，以爲戰敗乃可獲得自由，較戰勝爲佳也」。蓋在警探嚴重監視之下，彼只能以德國人民隱射日本人民，使羣衆得到暗示耳。邇來二十年間，日本共產黨人與社會黨人之勢力，突飛猛進，活動遍及全國。九一八事變後，共產黨人被政府數次大檢舉，因之入獄者數千人。然既無許多監獄以拘押之，故除首要外，大概宣告有罪而緩刑，或宣告暫緩起訴。此輩人物，平時無機可乘，故尚能相安，一旦開戰，彼輩絕不能再行寧靜，必以全力爲破壞現狀之運動。數年來，日本出兵東北四省，彼輩對於士兵，已有種種運動。譬如前出師時，人民對於士兵，爲表示敬意，贈送慰勞物品。共產黨人乃利用此種機會，以反對之宣傳品，作爲慰勞品，贈送士兵。後被發現，致使軍閥警戒，不許人民對於士兵贈送慰勞品。此不過其一例耳。其他種種方法，凡能煽動士兵反戰者，共產黨人無不行之，使軍閥防不勝防。此後全面作戰，動員愈多，而共產黨人運動反戰之機會亦隨之增多。以苦於生活之農民子弟，（士兵以農民居多）須離開其痛苦之家庭，以赴軍閥所挑起之侵略戰爭，愈增其家庭之痛苦，當然易於接受共產黨人之宣傳。此心一動，已非軍閥之工具，多數如此，則倒戈內向，以打倒軍閥之事，殊難保其必無。即令不倒戈內向，然軍閥爲防止共產黨人之活動，與士兵思想之惡化，必費許多人力物力，其不能安心作戰殆無疑問。至於社會黨人，從前本係反對政府，尤其反對軍閥。惟九一八後，因軍閥推翻現狀之主張，與社會黨一致，故社會黨人，多數投入軍閥之懷抱。有輩利祿薰心之徒，則成爲軍閥之走狗，而主張法西斯化。惟現在軍閥之行爲，愈使人民生活困難，故社會黨人亦漸與軍閥分手，觀衆議院之社會黨議員，爲澈底之反對黨，即可知其態度。社會黨人既與軍閥立異，彼輩平日習於宣傳煽動，當此打倒軍閥千載一時之機會，彼輩決不致輕易放過，必與共產黨人共同行動，爲軍閥之敵人。至各界

人士，對於軍閥侵略戰爭，十九反對。此後戰局愈擴大，費財愈多，而社會各層之生活愈加痛苦，其反對戰爭必愈甚。此輩雖不能如共產黨社會黨之積極活動，然消極之反對，亦極有力量。尤其對於被徵調或有被徵調可能之豫備後備軍人，爲一言半語之指示，影響於其心理甚大，其影響於戰局，亦必巨大。故現在之日本軍閥，可稱獨夫，即日本人亦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感想。以舉世皆願與之偕亡之獨夫，自顧不暇，安能收戰勝之功。若此種獨夫尙能戰勝，則桀紂之國，至今應存，世間安有亡國之事乎。●此日本本國對於軍閥之掣肘，而使其戰敗者也。

其次則論朝鮮人之復國運動，朝鮮滅於日本，自一九一九年獨立運動後，至今無反抗者，迫於勢耳，非心服也。其獨立黨人，散居國外者，不可勝數。日本雖極力設法逮捕或收買，但收效不大。尤以黨人之散居遠東俄領者，大概皆信奉共產主義，並與俄國政府有相當關係，得其援助，而待機活動。雖日本政府極力設法阻止其與朝鮮國內之人民通消息，然彼輩有其特殊巧妙方法，以達到其運動之目的。一旦中日大戰爆發，正此輩乘機活動之絕好機會。在未舉事之前，必牽制敵人若干兵力，以防其舉事。若竟能舉事，則其背後有俄國之援助，事件之發展，殊未可限量也。總之朝鮮人在中日戰爭中，決不致坐失復國機會，則可斷言，縱不能大舉，亦能牽制敵人若干兵力也。

其次則爲東北四省義軍之活動與軍隊之內應。東北義軍，近年來數目減少，殊爲不可掩之事實。惟數目雖少，而其組織則日趨嚴密，故其亂力量亦較前增大。在平日尙使敵人疲於奔命，有防不勝防之概，一旦大戰爆發，彼輩乘機活動。而平日被敵人壓迫之人民，此時亦必起而與義軍一致，以搗敵人之後防，或拆斷鐵路，以阻敵人之運輸；（戰時輸送，東北各主要鐵路。亦爲重要工具）或占據城鎮，以

擾亂敵人之治安，使敵人顧此失彼。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將成爲敵人在東北之形容詞。至於所謂滿洲國軍隊，雖有日本人充下級幹部，平日鼓吹其親日思想，然因日本人素來抱有優越觀念，奴視中國人，故不論何人，皆抱反感。平日迫於威勢，不敢有所動作，一旦有事，勢必爆發。冀東保安隊其一例也。此等所謂滿洲國軍隊。無異最忠實之國軍，義軍勢力所至，此等軍隊必與之合作，將使東北四省紛亂如麻，而牽制敵人大部分軍力。此種結果，可稱必然，不致有絲毫之錯誤也。

以上所述，吾人爲穩重起見，在日本朝鮮者，認之爲當然性；在東北者，認之爲必然性，當無錯誤。惟不論如何，總可牽制敵人作戰力量而使之戰敗也。

二 戰地人民之反敵

此次戰爭，其戰場始終在日本以外之地，即敵人將來敗退至朝鮮，亦非日本本國。此事在敵入本極合算，因可免去由戰鬥所生之一切損失也。惟有一大弱點，即戰地人民始終爲敵人，處處當受其妨礙，影響於戰局甚大也。

在日俄戰爭時，俄人無道，占我土地，其橫暴之程度，雖不及今日之日本，然亦近似。日本人起而與俄開戰，雖其目的在實行其侵略政策，然其對外之口實，則爲仗義與師，爲我中國驅逐暴俄出境。當時之中國人，不知日本將來佔我土地，虐我人民，較俄尤甚，故視日本爲救星，特別予以種種之便利。如爲之偵探敵情，及各種物質上之供給，使其行軍占特殊便利。而東三省特產之綠林豪傑，且以其敏捷之行動，援助日本，使日本作戰獲得種種意外勝利，而使俄人疲於奔命，終不能不結自認失敗之和平條

約，而使日本爲戰勝國。故日本之勝利，東三省人民之援助日本，反對俄國，爲最大原因。使東三省人民出於反對之行動，日俄戰爭之結果亦必相反。蓋意外之便利，較之計劃中者，收效更大，而使戰局有意外之發展，此參加戰爭者所經驗者也。此次中日之戰，凡屬戰地，皆係中國人民。此輩人民平日已痛恨敵人刺骨，而敵人亦因被其痛恨，更仇視此等人民，而加以種種虐待，甚且加以慘殺。此平津一帶戰地之實情也。國人對於此種被敵虐待或被敵慘殺之人民，固極同情；而在彼輩自身，亦極人世之不幸。然由國家言之，則爲不幸中之幸。蓋『殺敵者祭也』，千古名言。戰國時，燕滅齊，燕人盡剝齊之降者，及掘齊人墳墓，致使齊人憤怒，田單因之復齊。故燕人之行爲，爲後世兵家之戒。然今日之敵人，雖處二十世紀，猶具充分之野獸性，對於戰地人民，視同讎仇，慘殺虐待，認爲權利，蓋以此種殘忍行爲爲示威之行動也。然戰地人民衆多，殊不能一一殲戮，而脫出敵人虎口者，十九爲敵之死仇。蓋一則憤於敵人之殺其家族親戚朋友，須從事復仇，二則爲自己之生存，須急驅逐敵人出境也。燕趙自古多豪傑，此輩豪傑，以其義俠之行動，或面接殺敵；或切斷敵人之交通，使敵人運輸發生重大障礙；或斷絕敵人之飲水，使敵人有渴死之虞。（如將水井掩埋，或於井中投毒，或於河流上游投毒，使敵軍人馬無水可飲，立可潰亂。）其餘如偵探敵情，報告我軍，故意供給敵人錯誤情報，使其投入羅網。其一舉一動，無不可使敵人感受重大之困難，而影響於其作戰計劃，使之潰敗。數年前中央軍在江西所受之痛苦，此後敵人處處可以運到。與日俄戰爭時，日軍得民衆之援助者，必完全相反。而其戰爭結果，亦必完全相反也。

間接使敵人戰敗之原因

敵人在戰場上並無戰勝可能，已如上述矣。今退萬步言之：假定敵人在戰場上有戰勝之可能。然現代戰爭，戰場上之勝利，並非即能結戰爭之局，而為確定之勝利。如歐戰時，德國在戰場始終獲勝，拓地之廣，大於德國一倍，然終全部解除武裝，而降於聯合國之軍門者，物資不足之所致也。是為勝於戰鬥，敗於戰爭絕好之先例。則戰場之勝利，於戰爭毫無關係，由此可以完全證明矣。今日日本之橫暴，甚於當年之德國。然德國有世界無敵之陸軍，有優秀無比之科學，有豐富之戰爭資源，有堅實之財政能力，而敵人則不及德國之萬一也。然德國勝於戰鬥，尚敗於戰爭，則敵人欲獲得德國之結局，尚不可能。蓋敵軍本非強兵，而已離心離德，毫無戰意矣。敵人科學本極落後，多年來欲倣造歐美人之新兵器，尚未成功，安能望其有新發明也。敵人戰爭資源，百分之八十八須求諸外國，（中國為重要之供給國）今則因各國擴軍不肯多賣，已感極端之缺乏矣。此後大戰更何能堪。敵人財政本年因公債不能銷行，已達水山盡之境，而況戰時財力倍於平時乎？敵人有此等大弱點，敵人自己言之，世人由敵人自己之著作，而盡知之。此吾人所以大胆斷定敵人必歸失敗也。以下略述敵人財政經濟資源之弱點：

一 由財政弱點上言之

關於敵人財政，若詳細言之，須費數十萬言，茲簡單述之，以明瞭大概為度。

敵人本為窮國，因陸軍有陸軍之大陸政策，海軍有海軍之南洋政策，陸海軍同時皆須擴充，故在平

時財政已屬入不敷出，而恃借債爲生，使愛國之士懷抱憂慮。故民國十八年一月成立之濱口內閣，欲以裁兵手段，減少國庫之支出，而維持日本之財政平衡。因之，締結倫敦海軍條約，使日本之海軍補助艦艇，與英美保持一定之比例，（華盛頓條約只限制主力艦）因此招海軍之大反抗，而陸軍亦有狐死兔悲之感，然濱口內閣尙以爲未足，又有裁減陸軍之計劃，因陸軍之反抗，未能實行。然軍閥因之感受恐慌，總須以非常手段，打破文人執政之局面，故有九一八事變之發生。是九一八事變，係因日本國家困窮，需要裁兵，激成軍閥鋌而走險，以爲死中求生之計，並非有精密之計劃，謀定而後動也。然事變發生後，日本之窮，更以加速度而增進其程度。即國際對於日本突感危險，而增加其警戒，日本爲對抗起見，亦不能不擴張軍備，致軍費逐年增加。民國二十年度，（即日本昭和六年度）陸海軍豫算只四萬萬六千萬元，至本年度則增至十四萬萬一千元，已爲三倍以上。若中日不開戰，明年度軍費豫算，當達十八萬萬元，以後仍有逐年增加之可能。蓋日本認爲假想敵國之英俄美軍費豫算，較之日本高出數倍。日本雖感財政之窮迫，亦不能不悉索敵賦以從事也。因此財政困難與日俱進。五年之間，增加公債五十萬萬元。即民國六年日本所負之內外債，僅六十萬萬元，至今年三月末，（即去年財政年度末）共負內外債一百一十萬萬元。此中外債十三萬一千七百萬元，以目前匯價計算，約值廿三萬萬元。即日本所借之外債，皆以外幣計算，從前借時，日金十元作英金一鎊，今則十七元餘始作英金一鎊，日本償還此債，須二十三萬萬元。故嚴格言之，日本所負之債，共爲百二十萬萬元，較五年前恰爲一倍。日本負此巨額之債，已感非常之困難，蓋須以國庫收入四分之一償付利息也。惟負債額從前若不再增加，或者尙可勉強敷衍。然因軍費之增加，即不開戰，本年已須發行公債九萬萬六千萬元，明年尙須發行十四萬萬或十五

萬萬元，以後逐年增加，不知底止。故日本財政，即不開戰，亦必破產，不過遲早問題耳。

且從前公債所以能銷行者，因日本乘日幣跌價之機，向外推銷貨物，國際貿易尙興發達，資木家山對外貿易所獲之利益，一時國內並無生產事實可以投資，故購買公債，以免資本閑空，徒受損失，因之公債尙能銷售。今則因各種事業，尙其軍需工業，需要多數資本，且其利益較公債爲優，故皆棄公債而不顧，改向此等事業投資，致公債無人過問。今政府以種種方法推銷公債，然上半年六個月間，僅銷一萬三千萬元，較之應銷之數，少三萬五千萬。其尤可注意者，銷數逐月遞減，即五月份尙銷九百萬元，六月份則只銷六百萬元，故下半年銷行之數，較上半年更當減少，可以豫知。因之本年度之公債，至少當有七萬萬以上不能銷售。此項鉅額公債，既不能銷售，而政府又需款開支。不得已，只有由日本銀行（即中央銀行）發行紙幣，以贖入此項公債。惟紙幣之發行須有一定之限度，超過此限度，即發生經濟學上所謂通貨膨脹之現象。換言之，即紙幣過多，超過社會需要也。紙幣超過社會需要，其價自跌，物價必隨之漲高。如民國七年後，湖南紙幣跌價，銀元一元，可換官錢局銅元票數，或數百千，民國十七八年，奉票每五十元換銀元一元，歐戰後之俄國，民國十二年之德國，雞蛋一門，需五萬慮布或馬克，即其先例。在日本今年多發行七萬萬餘元之紙幣，雖爲通貨膨脹，然因數額不多，影響於物價亦不甚巨。惟明年須繼續多發十餘萬萬元之紙幣，則超過社會需要一倍以上。影響於物價者，必爲二三倍或三四倍。因物價高漲，國家豫算必隨之膨脹，需要發行更多之公債。公債發行愈多，愈須多發紙幣。紙幣愈增加，物價愈高漲。物價愈漲，國家豫算愈膨脹，愈須多發公債。如此互爲因果，二三年後，雞蛋一個，在日本當需價千元，人民一個月勤勞所得，不能供一人一餐之費。蓋物價高漲之速度，超過加

薪，何止十倍，此德國所經驗者也。惟此係以不開戰而繼續目前狀況而言，日本在二三年後，亦必破產，而況開戰必愈促其早日破產乎。

今中日戰爭方由日本發動，日本已由國會通過五萬萬餘元之軍費預算，其財源除加稅一萬萬零二百萬外，餘均發行公債。在敵軍闖之意，或者以爲此五萬萬元之軍費，可以了結中日戰局也。然此不過十餘萬人二三個月之戰費，若中國政府只戰二三個月，即與敵人講和，則必任平津之失守，任敵人之欺凌，不論如何，亦必不致應戰。蓋二三個月後即行屈膝，不如始終不戰之爲愈。現中國既舉國一致以應戰，必能如蔣委員長所言，抗戰到底，非至敵人無法再戰時，決不甘休。而在敵人，亦決不能以十餘萬人，於二三個月內將中國征服。故五萬萬元之戰費，絕對不夠，所以斷言。假定敵人須出兵五十萬人，一年之費，至少五十萬萬元。蓋日俄戰爭時，日本最初不過出兵十餘萬人，其後增加至四十三萬人。前後平均之數，不達三十萬人，共戰十九個月，使用戰費，十萬萬元。即每月平均戰費爲九千萬元，即每一萬人每月戰費三百萬元。（海軍戰費包入陸軍之內，不另計算，故現在亦將海軍戰費包入陸軍之內，不另計算，其難精確，自所不免。然對於戰費之估計，雖當事人亦難精確也）惟現在物價，較之日俄戰爭時，何止三倍，而軍火之消耗，則不下數十倍。茲最低估計，假定爲日俄戰爭時之三倍，則每萬人每月之戰費，爲九百萬元。五十萬人則需四萬五千萬萬元。一年十二個月，共需五十四萬萬元。此係最低估計，或者實際所需尚超過此數也。吾人茲假定五十萬人一年戰費爲五十萬萬元。試問此項戰費，以何種方法籌措。日俄戰爭時，係由英美借款，今則英美爲日本之假想敵人，平日亦不肯以一文相助，而況戰時乎。不特一文相助，而且日本所欠英美之款，到期必要求償還，絲毫不能通融，而況新借款乎。日本

將求之於加稅乎？則此次通過之一萬萬加稅案，可謂羅掘俱窮之方法，且爲萬莫奈何之最後手段。蓋資本家與一般人民，因其懼加稅，故不願有戰事。今戰爭甫開，即行加稅，愈使人民恐懼戰爭，而增加其非戰運動。然政府爲得此區區之數，竟出此加稅手段，足見其籌款方法之窮。將來即令再多方搜刮，二三萬萬元或有可能。不過五、六萬萬元十餘分之一耳，何濟於事。故其惟一方法，只有發行公債耳。然公債無人承銷，前已說明，此後更無人承銷，自不待言。空餘之方，只有強行指派，猶之滿清時代之強迫捐輸，然其數目亦屬有限，最多恐不能超過十萬萬元。是其餘三十餘萬萬元，只有發行紙幣之一法耳。然一年之間，多發紙幣四、餘萬萬元，（連常年預算所需要之七萬萬元在內）通貨膨脹四倍，（現在通貨約在十三萬萬至十六萬萬之間）物價至少當漲十倍，俄德往事可以證明。人民目前五十元一月能生活者，彼時非數百元不可。試問人民生活陷於如此狀態，政府尙能作戰乎？即令政府不顧一切，尙勉強支持，然戰爭所需之物資，亦必漲價十倍。則第一年五十萬人需要戰費五、萬萬元，第二年同樣人員，需要戰費至少當爲三百萬萬元。試問此三百萬萬元，又將如何籌措。恐除全部發行紙幣外，絕無第二方法。故戰爭繼續兩年以上。日本之紙幣當較歐戰後俄之盧布，民國十二年德之馬克更爲低落。雞蛋一個，或需十萬元；步槍子彈一粒，或需數、萬元。試問至此程度，日本尙能作戰乎？故吾敢大胆向國人以頭斷保證。只須支持兩年，即令每日打敗仗，失地五六省或十餘省，日本亦必因財政不支而戰敗，而況中國在戰場上未必失敗乎？故由財政上言之，日本絕對失敗。再確定言之，日本一千個必敗，絕無勝利希望。若有錯誤，吾人願自殺懸頭新街口以謝國人也。（須以中國支持兩年爲前提，戰場之勝負則不須問）

或有難余者曰，敵人財政，如子言，不能担负戰費，然則中國財政果能担负戰費乎？若中國亦不能担负戰費，即欲支持兩年，亦殊不能，即令可能，亦不過與敵人同歸於盡耳。此種疑問，恐大多數人在所難免。余答之曰，中國財政雖非絕對良好，然較之敵人則良好多多。蓋中國本年度（二十六年度）預算，收支已略可適合。即令不敷，其數究屬有限，夫若敵人之動輒餘萬萬也。中國所負之內外債，亦不達敵人三分之一。以中國之資源無限，對此區區之數，不難償還，夫若敵人無償還之希望也。其中尤足使世人奇異者，即中國作戰，所費金錢非常之少，較之他國不過數分之一。試觀中國歷次戰爭，所費金錢極屬有限。十九年隴海路之役，規模之大，兵數之多，戰線之長，遠過日俄戰爭，然戰費則甚少也。二、餘年之內戰，若照外國一樣需要鉅額戰費，則中國早已破產矣。此次對日作戰，全國動員，不過較內戰規模為大耳，所需戰費，至為有限。除經常軍費外，臨時支出每年不致超過五萬萬元。蓋中國軍隊盡屬預備軍，即在平時亦需發餉，戰時不過增加若干特別支出耳。此與外國須臨時召集豫備兵，戰時餉項亦多於平時者，完全不同。此區區之五萬萬元，以中國目前情形，總有方法籌措。即中國本國不能籌措，外國亦願借款。試觀在中日戰爭已開之今日，英國借款二千萬鎊與中國。此二千萬鎊，等於中國法幣三萬三千萬元，約可作中國一年之戰費。然在英國不過一筆小款耳。蓋僅等於英國國防豫算十五萬萬鎊七十五分之一耳。英國為對抗日本，須費十五萬萬鎊之預備費，戰費尚不在內。若中國願與日本作殊死戰，英國借給二千萬鎊，即可達到打倒日本之任務，此在英國殊太低廉。蓋日本為中英俄法美荷共同之敵，中國打倒日本，即無異為各國打倒一共同敵人。且打倒日本後，世界必返於安靜狀態。蓋德意今日之行動，實日本在東方橫行始作之俑，日本倒潰，德意亦自然安靜。即不然，各國不須顧慮東方，

亦有方法以制德意。故今日中國之事，實無異英俄法美荷諸國之事。此等國家，皆願以貨物供給中國，使之獲得勝利。蓋中國失敗，日本即無法制服，各國皆將次第遭其厄戮也。而在中國，與其希望各國以武力援助中國，寧希望以金錢武器援助中國。此種援助，各國皆所願意，中國得此項援助，即可與日本長期周旋也。故中國此後對日作戰，金錢與武器之援助甚多，決不憂其缺乏。日俄戰爭時，英美援助日本之往事，即其先例。蓋彼時俄國爲各國共同之敵，目前則日本爲各國共同之敵也。明乎此，則中國財政絕不足慮，可以明瞭矣。

二 由經濟弱點上言之

日本經濟情形本屬不良，尤以本年大擴軍預算發表後，一切病狀愈現於表面。四月二十六日大阪每日新聞經濟版，載有『國際收支愈告窮迫』一文，對於日本國際收支有相當之說明。吾人曾譯登於五月二日之救國日報。茲將全文錄左，以日人自身，說明日本弱點，較之吾人所說者，當更能得國人之信任也。（以下日人之言）

管理匯兌必化爲統制輸入。欲統制輸入澈底，必進至統制消費。此自然之理也。自一月八日財政部發布輸入匯兌許可制命令以來，至今日止，對此必然的認識，尙未充分。而棉花輸入商人，有怨政府過於干涉者。此則未悉國際收支實情之所致也。

第一原因在軍費豫算之膨脹

躍進日本已成黃梁一夢

究竟以何種原因而發生此種事態。即迄去年止，世人狂於日本貿易之興隆，毫未慮及國際收支之窮狀。然何以如此急速成爲目前狀況，則無疑的在軍擴預算之編成。陸海軍兩部經費，較去年一舉增加三萬萬元，其中雖有人件的經費，但至少有一半爲材料費。此項材料雖以使用國產爲原則，但在缺乏資源之日本，國產品之原料，須購諸海外，而製造國產品之機械，亦須由外國輸入。日鐵擬增加白鐵生產，即須輸入一億元以上之機械。由此觀之，軍需品之需要金錢，當較預算所列數字需要更多。此種情形，幾全部直接或間接反映於輸入。據某民間調查課之調查，昭和十二年度（即今年）軍需品關係之輸入增加，達三億元，此最低之計算也。惟此須注意者，所謂三億元者，係比較去年所增加之金額，決非軍需品輸入之全額也。

去年之國際收支，據正金銀行之調查，貿易與貿易外共爲三千萬元之支付超過。於此更加入軍需品關係之輸入增加三億元，則爲三億三千萬元之支付超過。國際間金融市場，自金本位動搖以來，完全閉鎖。英國只許殖民地及特殊關係國起極小額之債，美國亦嚴重禁止外國起債，而況爲國際所憎惡之日本，絕無獲得借款之理，即短期之融通亦不可能。去年未匯兌銀行已完全缺乏資金，而陷於絕境。於是正金銀行向政府哭訴，政府亦非常狼狽，不經思索而發布者爲管理匯兌令。於此可證匯兌銀行之窮迫，若再放任，將發生非常事態。對英一先令二辨士之匯價，不能維持，則結果重大。日本財界經過金再禁後之動搖期，此二三年來，得稍安定者，緣於匯兌之安定也。若此時匯兌

跌落，國內財界將開始發生恐慌。不特此也，通商若係自由，則匯兌之低落，發揮其促進輸出阻止輸入之自然調節作用。然今日之外國市場，對於日本商品，築有障壁，不能希望輸出之增加。而輸入中之軍需品原料品，因匯兌跌落，自然漲價。即此時之匯兌跌落，除使賣出之貨低落，買進之貨高漲外，殆毫無所得。因之爲維持一先令二辨士之匯價，不得已惟有揮淚向外輸出現金耳。

匯兌低落絕對不許

資本輸出愈多

匯兌低落絕對不許，而在外國市場又不能獲得借款，則如之何。雖有增進輸出及增加貿易外收入之手段，然不能輕易實行。日本之輸出貿易，雖受各國之壓迫，仍繼續增加。然重要市場多行分配制，即欲增加亦殊不易。而對僑滿華北方面之輸出資本，則多多益善。爲突破此等困難，只有行輸入管理之一法。惟輸入管理，不能普及於一切商品。軍需品之輸入當予以絕對優先權。原料品爲輸出之糧，亦不能抑止。惟不急不要品之輸入，須首先壓制或禁止耳。然辦到此點已非易事。而今日之狀態，決非以如此容易手段，即能使國際收支適合，蓋其壓迫已甚也。

茲想定今年國際收支，迄四月中旬止，入超已達三億九千萬元。本年上半年之入超，至少當達四億五千萬元。惟在普通狀態，下半年可望出超，今年當不可能。蓋匯兌管理令，並非使全年輸出入匯兌適合，乃使一時匯兌適合，因之輸入不能使偏於一季。故每年上半年應輸入之物品，不能不

使於下半年輸入，故下半年之輸入，不能如每年之減少也。又今年之輸入特徵，爲軍需品之增加，而軍需品則無季節關係者居多，預算成立後所發之定單，當於下半年到貨。故今年之下半年貿易，當大異於平常，故下半年恐亦難免入超也。據某匯兌專家之計算，今年入超爲五億元。蓋估計下半年入超爲五千萬。即令海運關係有若干收入，然本年之支付超過，當在三億元以上。

爲對付此項支付超過，除輸出現金外無他法也。日本之產金，最近號稱一億五千萬，即再加以獎勵，亦難達二億元，故尙不足一億元。日本現有之現金，不過五億四千萬。由現在通貨政策言之，至少須有四億元置於日本銀行，故所餘者只一億四千萬。再以現在價值計算，亦不過三億八九千萬，對付今年雖無不足，然軍事預算，昭和十三年至十五年（即民國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爲最膨脹，國際收支之惡化，亦由明年起更爲深刻。於此第一須禁止奢侈品之輸入，惟無若何效力，不能不波及必要之原料品，此則非僅統制輸入所能奏效，故須統制原料之消費。關於鋼鐵以着手統制消費，由此當波及一般商品之消費。若開始輸入統制與消費統制，市價當然騰貴，而市價統制又必然與消費統制同時發生。德國已禁止使用棉布與食熱麵包，豈非如此，不能完成其擴軍也。日本當不致如是，然事態當較世人所想像者爲嚴重，則無疑問也。

以上係日本有名大報紙負責之記述，決非外國人惡意之宣傳。惟其係日人自身之記述，因顧慮發生惡影響，故尙將事實真相隱瞞一部份，不敢率直言之。吾人茲據事實以證明之。即該文估計日本今年上半年入超當達四億五千萬，而事實上上半年之入超，已達六億四千萬，即較其估計多一億九千萬。該文估計下半年入超爲五千萬，然只七月一個月間，入超已達八千萬。此後尙有五個月，入超之

額尚不知若干也。是該文估計今年入超爲五億元，在目前已經過二億二千萬元，待至年底，更不知超過若干。是該文所估計之數字，完全由樂觀方面着眼，或由維持人心上着眼，而事實則更爲惡化也。一事如此，其他各事當亦如此。惟世人不能獲得其確實數字以證明之耳。然此係見於貿易統計表者，而軍械之輸入，則事屬祕密，不在貿易統計表之內。以吾人所知，今年三月，由德國輸入軍械一批，共爲二億餘元，是本年入超，合軍械在內，最低十億元。（即十萬萬元）即日本須輸出十億元之現金，以支付此數也。不特此也，日本因技術不足，須向外人購買新發明，如本年向美國人購買飛機圖案，一次之價共六千萬元，以後每製造飛機一架，酬謝六千元，故其支出富屬莫大。此不過一例耳，此外購買新發明之事，當亦不少，付出金錢亦多。故本年日本付出金錢之數，當在十億以上可以想像也。

惟日本正金銀行之匯兌資金，至去年年底，已掃地無存，日人自身已言之矣。至七月底止，入超已達七億二千萬元，再加入軍械之輸入，與新發明之購入，故迄目前止，至少須付出現金十億元，方能應付。而日本今年輸出之現金，本定二億五千萬元，惟至六月中旬，因正金銀行所出支票，在海外無款兌現，致日金匯價已跌破一先令二辨士之大關，使日本政府大爲恐慌，聲明繼續輸出現金，始能維持。迄現在止，日本輸出之現金，爲三億七千萬元，在日本已感覺非常之痛苦，然對於海外兌現仍屬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也。故日本政府窮極無奈之辦法，乃將日本現有金準備四億餘元，照市價另行作價爲十四億元。以八億元充本國之金準備，下餘之六億作爲匯兌準備資金。然而事實上此六億之準備資金，須即時輸出，在海外支付於人，方能免正金銀行所出支票不能兌現，而數目尚有不足。惟此在日本已爲最後之方法，此外僅餘（照時價）八億元之金準備。以全世界爲敵，現正發動侵略戰爭之大日本帝國，全部財

產，僅有此數，充其量不過與中國作戰三數月之戰費。(二三十萬人爲限)三數月後，則除軍閥之獐獍面目外，一無所有矣。然而日本一面與中國作戰，一面尙對全世界備戰，豪則豪矣，其如血液已盡何。

一國之經濟力，猶如人類身體中之血液，人之血液流盡，其人必死。一國之經濟枯竭，其國即不亡，亦將半身不遂，使其國民陷於生活之苦之絕境，而求死不得。吾人因知敵人弱點在財政經濟，故時時加以檢查，曾作一結論。謂「日本如患貧血病之人，(即中國所謂虛癆病)中醫之治法，在吃補藥以養血液。西醫之治法，則借他人之血以注入其身中，助其營養。而女色則絕對禁止，則中西醫皆同。惟此種病人，既無財力以吃補藥。又因其與任何人爲仇，絕無一人借以血液。而彼自身且執拗成性，認爲係神經衰弱所致，日吃壯陽藥，以助其對於女色之興奮。世人見其需要女色，以爲精力絕倫，健康已復，而在良醫視之，則認爲死期將至矣」云云。吾人此種診斷，依時日之經過，愈證明其確切，而其病狀亦如吾人所豫期而增進。今則血液垂盡之際，拚命抱着美女以事發洩，(即對華作戰)而不知適促其早死耳，尙何能危害他人乎？國人對於此種僅待大殮之活死人，尙存恐懼之心，無乃太無醫學知識也。

吾人茲根據經濟學原理，與俄德各國之經驗，豫洩敵人由經濟枯竭以至生民塗炭之可能經過，判斷其最後不能不投降於中國之軍門。即敵人所能輸出之現金，已不能分付迄目前止之入超金額，而其八億元(照時價)之金準備，當然不能再行輸往外國，使日本一無所有。故此後因無現金支付，對外匯兌決不能維持一先令二辨士之價，勢必大行低落。日金再跌，日本輸出貿易不能大發展。蓋日本工業，多須由外國輸入原料，加以製造，再行輸往外國，日金跌價，原料必隨之漲價，而日本自產原料之輸出品，爲數不多，故於輸出貿易無多大效果。至於輸入之貨物與原料，因匯兌跌價，其價必大漲，而使其入超再

行增大。入超愈增，對外匯價愈將跌落，愈促原料漲價。原料價漲，愈促入超增大。入超增大，愈促匯價低落。匯價低落，愈促原料漲價。如此互爲因果，再與國內通貨膨脹連成一氣，而日本之物價，將以飛的速度漲高，而使國家預算膨脹至大文學之數字，人民生活困苦，至不能形容之絕境。事勢至此，可謂萬事休矣。此僅就平時而言也。若戰爭發生，需要輸入品更多，而其對外信用亦受大影響，匯價跌落愈速，而上述現象之發生亦愈快。吾人以絕對善意估計，雞蛋一枚需日金千元之狀態，在平時最多三年內可以發生，而在戰時，則不出兩年。試問至此程度，日本尚能作戰乎。故吾敢大胆斷定中國只須支持兩年，日本雖每日打勝仗，亦必降於中國之軍門，而況戰場上未必獲勝乎？

三 由資源弱點上言之

以敵人之財政經濟能力，不論如何，絕無獲得最後勝利之理，已如上述矣。吾人茲退而萬萬步，假定敵人財政經濟能力皆足支持戰局，使獲最後勝利，然其戰爭資源亦決不能供給戰爭所必需之軍械子彈。則交戰半載一年後，敵人現存軍械子彈用盡，即絕對無法再戰，亦不能獲得最後勝利。

現代戰爭，消耗軍火可稱無限，不論任何強國富國，決不能存貯多量之用品，以便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故其必要條件，須有最大之生產能力，與豐富之資源。敵人近一二年來，因平時預算所得之擴軍費，尚無生產能力以消化之，始感覺生產力之缺乏，致軍閥不能不與資本家妥協，以團藉其財力，擴大生產力。然宣傳數月，徒暴露其弱點，所謂擴充生產力，仍爲水中月鏡中花，可望而不可即。且敵人之弱點，更不在生產力之不能擴充，而在目前之生產力，亦無資源以維持之。故敵人此次對華作戰，除現

存之軍火外，即令繼續生產，亦屬有限之至，因無材料可供生產也。據『原料戰略論』著者所述，戰爭必要原料，有左之二十二種。

煤，鐵，煤油，銅，鉛，硝酸鹽，硫黃，棉花，鋁，亞鉛，橡皮，鉛，白銅，錳，鎳，羊毛，鉀，鈉，磷酸鹽，錫，水銀，雲母。

此二十二種原料，即在平時，敵國自己能自給者僅硫黃一種。而煤，銅兩種從前視為能自給者，今則已感不足。至其他原料，或絕不生產。或僅生產少許而去自給甚遠。吾人不必遠求，即根據今年四月五日出版之東日時局情報（東京日日新聞出版）第一二輯所述，以說明敵人戰爭原料之缺乏。（以下所列數字皆根據於此）

惟二十二種原料，吾人若詳細述之，至少須十餘萬言，非此短小篇幅所許，吾人只就各國絕不封鎖，敵人亦有充分金錢購買，而尚不能獲得，或不能速輸之鉄，煤二項稍詳述之。其他原料，即令能由他國購買。亦無濟於戰爭，蓋無鐵煤則根本不能作戰也。

敵人製鋼工業，比較其他重工業尚為發達。去年所製之鋼，共為四百四十萬噸，在敵人平時，尚無不足，今年需要增加，製鋼力亦可增至五百萬噸，原無不足之理。惟自去年十月後，因鋼鐵缺乏之故，價格漲至三倍以上，即從前每噸八十餘元者，今則已達二百五六十元。至其缺乏原因，不在製鋼力之不足，而在原料之缺乏。而此項原料，則十分之八須恃外國之輸入，現在各國備戰，鋼鐵需要甚多，自供不足，何能供給以全世界為敵之日本。供給斷絕，而日本遂陷於半身不遂之狀況矣。

去年敵人所製鉄鐵為二百二十萬噸，共使用鐵礦三百八十萬噸。然敵國內與朝鮮所生產者不達百萬

噸，其餘之二百八十餘萬噸，則完全購諸外國。計由中國與馬來半島各供給約百萬噸，菲律賓供給五十餘萬噸，澳洲二十餘萬噸，此外再由蘇聯輸入銑鐵三十七萬噸，英領印度輸入銑鐵三十九萬噸，東三省輸入銑鐵二十二萬噸。此項自製銑鐵，與輸入之銑鐵，除其中八九十萬噸作為銑鐵使用外，其餘完全使用於製鋼之原料。即銑鐵之中，加入若干碎鐵，所製成者，即為鋼材。此項製鋼用之碎鐵，從來購諸美國，以其量多而價廉也。然前年由美國所購入者為百七十萬噸，去年則因美國自身需要較多，只能購入百五十萬噸。今年則因美國需要更多，而他國亦向美國購買，故日本所能購入者，其量亦大減。而美國人且因日本為擾亂和平之發起人，主張對日禁止輸出。然以目前狀況，即令不禁其輸出，其量亦大減，遠不及日本需要之程度。故日本萬莫奈何，只得向全世界各地購買。然其量太少，不特無濟於事，且惹全世界之注意，而表現日本帝國主義之弱點，招人輕視。故本年日本之製鋼工業，因材料之缺乏，而陷於絕境。蓋不特碎鐵難買，而銑鐵亦斷絕輸入。即蘇聯為銑鐵之輸出國，去年曾供給日本三十七萬噸。惟日德防共協定發表後，蘇聯即對日本停止輸出銑鐵，而此種來源斷絕矣。印度為銑鐵之輸出國，去年曾供給日本三十九萬噸，然因英國大擴軍計劃，需要銑鐵甚巨，印度之銑鐵，須賣於英國，而不能供給日本矣。所餘者僅東三省之供給耳。然東三省因日人設立昭和製鋼所，鞍山所產之銑鐵，大部供製鋼之材料，而使用於東三省本地，因之供給日本之銑鐵，每年減少。即二三年前尚供給四千萬噸，而去年只供給二十二萬噸，今年當更減少也。日本因銑鐵輸入減少，致製鋼之原料更缺乏矣。

不特此也。日本製銑所需鐵礦，本國與朝鮮出產者，不達一百萬噸，其餘二百餘萬噸，概由外國輸入。即令英國美國不為已甚，馬來半島與菲律賓之鐵礦禁止輸往日本，然澳洲之鐵礦，英國自己需用

，恐不能再輸往日本。而中國爲日本之敵國，正在交戰中，決不致以其鐵礦再供給敵人，以爲侵略自己之用。是敵人製鐵原料又少一部分矣。

以目前情形計之，各國即不對日封鎖或禁止輸出，鐵礦輸入日本者，只百五十萬噸。連日本朝鮮自產之百萬噸計入，共爲二百五十萬噸，可製百四十萬噸之鐵。再由東三省輸入二十萬噸，共爲百六十萬噸。再由美國與全世界搜求百萬噸之碎鐵，兩共合計可製二百三四十萬噸之鋼。較之預定製鋼五百五十萬噸之計劃，不達半數。而況此外尚需數十萬噸銑鐵使用乎？此二百四十萬噸之鋼，僅足供五十萬人一年作戰之需要。蓋據歐戰後之估計，百萬人之作戰，月需鋼鐵四十萬噸，年需四百八十萬噸也。以日本所能生產所能購買之鋼鐵全部，僅足供五十萬人作戰之用，其他和平工業在在需鐵，其何以堪。其況日本尚對全世界備戰，陸海軍同時擴充，需要鉅額之鋼鐵乎？故由鋼鐵資源上言之，日本即不擴充軍備，與全世界皆結友好關係，尚難維持。而況一面以全世界爲假想敵，一面對我作戰乎？

或曰，日本經營東三省已三十餘年，而佔領亦已六年，以東三省鐵礦之豐富，經此長年月之經營，何以尚不能供給敵人作戰之資料。此種疑問，大多數人在所難免。要知東三省之鐵礦雖豐富，然盡係貧礦，不過含鐵分百分之三十以下。故在從前鐵價低廉時代，根本無法經營，因其成本過高，不合經濟原則也。歐戰時，鐵價大漲，又發明磁石選礦法，可以使用貧礦，始有鞍山製鐵所之創立。在九一八事變前，僅年產鋼鐵三十萬噸左右。九一八後，日本設立昭和製鋼所，去年約產銑鐵與鋼共七十萬噸之譜。然僅供東三省之用，不能輸往日本。其他鐵礦皆未開採，非一二年內所能製鐵。故敵人佔領東北四省六年，其供給於戰時資源亦極有限也。

其次則爲煤炭問題。煤炭資源，在日本國內雖感枯竭，東北四省則寶藏甚富。惟尙未開採，而臨時開採亦有種種問題，致敵人目前已感覺缺乏。因之煤價大漲，不知底止。七月二十七日大阪每日新聞載有『石炭饑饉來了』一篇，述目前缺煤之情形甚詳，吾人茲擇要譯出，庶國人得有深刻之認識焉。（以下大阪每日新聞所載）

華北事變一起，開平煤中興煤即斷絕輸入，使產業界大起恐慌。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國內需要僅二千四百萬噸，尙有輸出餘裕之煤炭，今年需要之推定額，已達四千五百萬噸，大有一躍千丈之勢。故鋼鐵饑饉之後，煤炭饑饉勢所難免。如此，則確保華北煤之必要，更爲重大矣。

對此龐大需要量之增加，我煤炭業果能應付乎？松岡滿鐵總裁日前東上之際，仍照例大吹牛皮，謂滿洲有煤炭埋藏量一千億噸。然目前不能開採之煤炭，縱有幾千億噸，有何效用。國內第一寶庫之筑豐煤田，不論以如何偏見視之，亦不能不謂已入衰老期。寶藏優良煤之朝鮮，其全產量尙不能供自己之用。在內地絕無辦法之際，則以中日『滿』爲一集團，以圖克服煤炭饑饉，殆爲當然之結果。

欲得煤田，只須行使武力即可。然無法解決者，則爲技術人員與礦夫之不足；鐵路港灣之設備不週或無設備；及船隻之飢饉是也。據伍堂前商村之言，現在欲使運輸煤炭不生障礙，至少須增加五十萬噸之船隻。礦山用機械，一年前已定，而不能供應急之用。故爲增加煤炭產量。須先擴充產業全部之生產力。而擴充生產力，又需要大量之煤炭。目前情形確已自相矛盾如此。然不論有如何矛盾，須採取多量煤炭，殆爲既定命運。政府現有五年增產計劃，然對此需要，內地煤炭果能追

隨與否，即仗堂前商相亦尚懷疑。在昭和七年夏每噸八元七角之煤，現已漲至十八元，年底將到三十元。商工部認年產五萬噸之礦山爲重要礦山，而年產二十萬噸以上者，（重要中之重要礦山）在內地不過五十處。然煤炭聯合會謂，至昭和十六年止，內地將增加生產一千萬噸。增產一千萬噸，須年產二十萬噸之礦山五十處。而開採此多數礦山，除設備與礦工不足外，尙需鉅額資本。當此資本大缺乏之際，欲籌此項鉅款，殊非容易。朝鮮煤炭不足，台灣南洋不足，此後所恃者僅滿洲華北耳。然滿洲華北究能供給多少？試以撫順證之，撫順去年出煤八百三十萬噸，其中輸入內地者僅二百萬噸。以如彼資本，費如彼年月所獲得之撫順，僅能供給二百萬噸於內地耳。而每年由滿洲運煤一千萬噸至內地，須專用船隻四十萬噸，故須先擴充造船業也，（下略）

該文係發表於敵人佔領北今之前一日，可謂最近之材料也。因敵人運輪軍隊，開灤煤不能輸出口，使敵人工業界感受重大威脅，而煤價更飛漲，足見敵人缺煤之程度。然彼時尙不能謂爲戰時，而敵人缺煤之情形已嚴重如此。此後大戰開始，車船需要更多，不特開灤中興煤不能出口，即撫順煤亦無船運輸，故敵國內當更缺煤，絕無問題。而況開戰後需煤更多更多乎？是敵人對於應不成問題之煤，亦成重大問題，而無法解決也。

鐵煤兩項爲戰爭原料中重要之重要者。然敵人兩項皆缺，且屬無法解決，試問敵人有作戰之能力乎？而況戰爭原料幾無一不缺，或根本不生產乎。以如此缺乏原料之敵人，即不開戰，已有不能維持之勢，而開戰非自招敗亡乎？此吾所以大胆斷定敵人根本上無作戰之資格也。

敵人決策之經過與錯誤

或有難余者曰，誠如子言，則敵人內部充滿矛盾，充滿弱點，何以子知之，敵之舉國上下反無知之者乎？而敵之軍閥自身，亦焉有不知之理，何以尙敢挑戰，以招敗亡乎？子其明以告我。余曰，敵之舉國上下絕大多數，對於中國情形，雖甚隔膜，然對於自身矛盾與弱點，知之甚悉。故人人心中皆有說不出之痛苦，而不敢輕言戰爭。尤其對我開戰，更非所願。蓋敵人縱令傾其全力戰勝中國，然必耗盡其財力物力，一旦與他國發生違言，日本將何以應付。所謂鵜蚌相持，漁人得利。兩虎相鬥，小死大傷。在以舉世爲敵之日本，更有避免爲鵜蚌爲大虎之必要。當去年九月廣西紛糾發生之際，日本提出無理要求，又適有北海事件發生，中日有即將開戰之危險。日本駐京某記者訪余，彼第一問即爲北海事件如何解決？余曰，以日本地位，何難解決，即派數隻兵船，炮擊北海而佔領之，即爲解決。彼知余係諛語，默然無言者久之。余乃大罵日本無一政治家，致使中日關係惡化至此。彼乃突然反問曰，使君爲日本政治家將如何？余曰。使余爲日本政治家，則中日間立時可以恢復友好關係。惟余須先問君，日本之視中國問題與中央之視廣西問題無有區別？今日之中央，非無力量討伐廣西。然討伐後，精疲力竭，試問日本出而搗亂，中央將何法以善其後？今日之日本，即令有力量與中國開戰，即令戰勝中國，然精疲力竭之後，若俄國對日開戰，日本將何以應付之？故日本之於中國問題，亦猶中央之於廣西問題也？今日蔣委員長對於廣西不惜步步退讓，務必和平解決，蔣委員長之偉大在是，中國前途之希望亦在是，此非日本政治家之標本乎？日本政治家對於此種標本，不能倣倣，非無用而何云云。某記者爲之拍桌贊歎者久之，謂將以此意致電其報紙，予以披露云。某記者之言，是否由衷，固無由證明，然彼不能不贊成余言，

亦足見日人對中國問題意見之一端。惟莫可如何者，即軍閥之跋扈無法制服；而政治家亦皆全驅保妻子之人，並無一人敢大膽與軍閥對抗而指導之。而在事實上，對於軍閥之橫行，亦殊無能爲力。於是軍閥曰墨是白的。全國人不敢曰黑的。欲接近政權者遂羣起而應之曰，確是白的，白得與雪一樣。即有骨鯁之人，亦不過默然而已。蓋一發表異議，即有生命之憂也。惟軍閥不許他人立異，而日本國家遂不能不由軍閥胡行妄爲，而向毀滅之淵進行。並非日本人不知其國家之危險，而贊成軍閥之行動也？

又在軍閥方面，亦非完全暴虎馮河，胡行妄爲。事事亦有其見解與步驟。試觀去年九月中日交涉，本出謀定而後動，廣田內閣之行動，亦軍閥之行動也。然因中國強硬對待，要求全部被拒，日本體面掃地無存，而軍閥不敢動武，足見軍閥亦有理智。不特此也，紅根圖與百靈廟之戰敗，更直接使軍閥之威信掃地，而軍閥仍能逆來順受，尤足見軍閥之能忍耐。不特此也。桐脅政策失敗之後，即爲一百八十度之轉向。所謂『對華新認識』之名詞，倡自日本，和平空氣瀰漫東亞，而經濟調查團之來華，更使『中日經濟提攜』之論調高唱入雲。此非軍閥爲其主動，何能臻此。在軍閥方面，見桐脅手段不能奏效，故易以溫柔手段，以求達到承認其武力侵略之結果（即默認爲國）而更予以經濟之援助，以便養成其勢力，再爲第二步之侵略，以降全中國爲殖民地。然因中國不能放棄東北四省，故於日本經濟調查團來華之際，全國不謀而同，表示先談政治後談經濟之一致意見。該團悄然返國，而日本軟拿之手段又失敗矣。日本桐脅與溫柔手段均告失敗，即係日本化中國爲友，至少爲中立國之政策宣告破產。反之，日本假想敵國之英俄，正與中國增進親交，使日本更不能不懷恐懼。而在日本本國，則財政經濟情形，江河日下。對於各國之聯合戰線，絕無突破之可能，大有不戰而潰之勢。是誠日本危急存亡之秋，日本軍閥亦無東

手待斃之理，而提前開戰，死中求活之政策，遂於此時醞釀矣。當五月間日本四大將來華，而駐華武官喜多飛遊雲南成都，以及公私人員竭全力在中國活動。在他人視之，或不甚注意，而在吾輩專門研究日本問題者，則視爲暴風雨之先兆。蓋田中義一遊徐州，與張勳晤面，而復辟之禍作。而況陸海軍閣全體動員在中國活動，絕非偶然之事，可以斷言。吾人彼時已感覺日本提前開戰，死中求生之危險，已迫在目前，故從事預防之活動。六月一日余赴平津，得晤二十九軍要人秦德純氏於北平市政府，告以日本提前開戰之陰謀，請其注意。而秦氏對於余言亦甚感動，謂有相當準備。不謂余返京未一月，而蘆溝橋事件發生，敵人陰謀開始發動。足見此次事變係敵人預定之計劃，絕非一時之突發事件也。

敵人發動戰爭矣。惟試問敵人果有與我決戰之意乎？是又不然。即在敵人方面，既不能以我爲友，又無力與我爲敵；更不能維持目前之狀態，以待不戰自潰，故須以投機手段佔領平津。在中國既不能以此文化古都供敵人蹂躪；而對日全面開戰，軍閥認爲中國尙無此種決心與能力。蓋在敵人決策時，四川尙發生糾紛，此在敵人認爲可以牽制對日作戰，其他各方面，敵人亦認爲尙有多少問題。至於國際方面，蘇聯正在清黨清軍，內部尙有問題，對日開戰尙非其時，敵人已由事實上加以證明。（如黑龍江中兩島問題蘇聯之退讓）而英國亦因西班牙問題，不暇參加遠東之紛糾；美國更放棄其從來之遠東政策，而置身事外。此等情形，於中國不利，而於敵人有利益。因之敵人認爲中國決不敢單獨與日全面開戰。中國既不敢全而開戰，則不如局部妥協反爲有利。敵人此時以交還平津爲餌，誘惑中國承認僞國，與中國先解決一切紛糾。敵人獲得僞國之承認後，乃以中國承認僞國，遠東既成事實已得法律上之保障爲理由，亦脅制英俄。而事實上對日包圍之陣，若無中國參加，各國不論如何努力，難收圓滿效果。英俄至此，亦

不能不承認遠東現狀。其他各國利害關係更淺，尤不能不承認。俟局而稍定，日本更聲明願與各國締結縮減軍備之條約，各國正當疲於奔命之際，自無不同意之理。而德意兩國即令不同意，因日本退出其打破現狀之集團，亦感孤立，不能不就範。軍縮條約成立，日本自無須再行擴充軍備，而其財政經濟之危機，完全解除矣。目前危機既已解除，則休養生息若干年，俟勢力充足，或國際有變，再為第二次侵略，不覺中國不入其版圖也。對於敵人此種企圖，世人苟明瞭旬日前日本之講和運動，即可完全了解矣。惟在中國方面，最高當局對於敵人此次處心積慮，自始即完全明瞭。故蘆溝橋事件，在他人或以為係偶然發生，而在最高當局則自始即認為重大陰謀之發動，而嚴重警戒。至敵人實力與財政經濟情形，最高當局亦有深切之認識。故對於敵人所設之羅網，始終避免投入，拒絕敵人以平津交換承認偽國之條件，不肯接受，蓋此種條件無異中國投降也。至此全國軍民皆願應戰，不願投降。而敵人則騎虎難下，亦不能再進攻，以圖強迫中國接受其條件。惟中國既決定應戰，則祇有應戰到底，方有勝利把握。若中途妥協，則不如最初投降之為愈也。從此兵連禍結，敵人實無法以善其後。幸敵人之初意，在為死中求生，獲得中日問題之解決，而佔領平津。並非為與中國長期作戰而佔領平津。現在敵人佔領平津之陰謀，雖如預定計劃而成功，然以平津為餌解決敵人一切難問題之預期，則完全得到反對之結果。敵人之痛苦在此。而戰爭最後結果，大不利於敵人者亦在此。蓋全而開戰，乃敵人預定計劃之失敗，並非預定計劃之成功。差之毫厘，謬之毫厘，其敵人目前情況之謂。國人若明瞭此種情形，則對於敵人之必敗可不生疑問矣。

中國制勝之道

或有難余者曰：彼知己，百戰不殆。今子所言者，詳於敵情，而略於國情。謂之知彼可也。謂之知己則尚未也。且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人，此孫子之名言也。今子詳於敵之可勝，而略於我之不可勝，殊非萬全之道，子尙有說以解吾惑乎。余曰：余於比較敵我情形時，關於中國之強點弱點，已有所述矣。無已，今再爲國人述我必勝之道：

一、舉國一致必勝。中國雖有五千年之歷史，漢唐宋明雖成統一之局，然對於地方之統治，因國土太大，往往不能週到。除畿輔外，霜靡而已。故國家每有大故，勤王之兵，亦限於近畿各省。而霜靡之省份，則置身事外，對於國家大故，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動於心也。故國土雖大，而力量則小。遠者不必覺，卽就中法中日兩役觀之。甲申中法之戰，所用之兵，僅兩廣雲南三省而已。而沿海各省爲備敵入海軍之來攻，僅略事警戒耳。其他各省不特不援助，且漠不關心。較之今日鄰國之關心交戰國勝敗者，尙遠不如。甲午中日之戰，所用之兵，僅奉天直隸山東三省。而沿海沿江各省，且因敵人顧慮各國之干涉，不來侵犯，大有局外中立之慨。故世人謂中日戰爭，僅李鴻章一人與日本全國開戰。其實此李鴻章，因朝中有翁同龢李鴻藻輩，拚命乘機搗亂，企圖藉公濟私，使李鴻章之精力，多半用於對內，而不能專心對外，其勢不能不連結戰局，以保一身之安全。蓋作持久戰爭之計，雖敵人可拖倒，萬一敵騎入京畿一步，李鴻章本人必爲翁同龢李鴻藻輩傾陷而死。是國家雖有可勝之勢，而李則有必死之迫。此中日戰爭所以急於認輸請和也。然今日之情形則如何？中央統一之力量，可稱五千年歷史上空前之盛事。其

尤可喜者，凡屬中國國民，皆有爲國效死之心，絕無置身事外之意。而敵人認爲必乘機與中央爲難之地，方長官，敵人平日施其挑撥間離而認爲已收功效者，今則全部來京共赴國難。而其意志之堅強，決心之鞏固，不特出乎敵人意料之外，且出乎吾輩平日抱樂觀主義者意料之外。此種意志之統一，在中國歷史，上固爲絕無僅有。即在全世界，亦僅日俄戰爭時之日本，與歐洲大戰時之法國有此盛況。然而日法兩國皆以弱而勝強矣。而況今日中日力量之差，並非若日俄德法之甚也。

且中國歷史中，有戰敗之例，有亡國之例，然大率皆因將相意見不一所致。如北宋之亡，李綱種師道欲戰；而且能戰。而白時中李邦彥輩主和，且使朝廷聽信其和議。而和不可恃，竟亡國矣。南渡以後，李綱宗澤主戰，並且能戰。而黃潛善汪伯彥輩主和，卒使李綱貶逐，宗澤憤死，而敵人渡江，高宗且航海以避之矣。設非張俊敗之於明州，（寧波）韓世忠岳飛扼之於江上，而南宋又亡矣。其後韓岳劉吳諸將，兵強馬壯，誓滅虜虜，臨穎一戰，金人奪氣。而秦檜與敵裏應外合主和，且矯詔召還岳飛而殺之矣。惟岳飛雖死，而韓劉二吳健在，敵人仍不敢南下，僅得爲小朝廷。其後金亮南侵，秦檜已死，而陳康伯（宰相）力主應戰，終有采石之大捷。金亮授首。南宋之亡，完全得力於陳康伯之主戰。使秦檜尚在，則宋亡矣。其後元人侵宋，賈似道誤國於內，范文虎誤國於外，襄陽失而宋亡矣。明之亡國與宋亦同。熊廷弼能戰，因王化貞之掣肘，而熊傳首九邊矣。袁崇煥能戰，因崇禎聽信敵人之反間，而袁淒遲處死矣。崇禎自稱『非亡國之君』，而信任宦官，誤殺崇煥，足以亡國而有餘也。其後流寇猖獗，懷宗殉國，而滿清始能入關。由此言之，中國之亡國歷史，皆係將相意見不一致，與主昏臣庸之紀錄。決非意志齊一，力戰而亡也。今日之情形，不特舉國一致，且將相兼於一人。從前蔣氏自顧不能戰，願與敵虛

爲毒蛇，而全國和之。一輩當局者，且犧牲一己而執行之。今蔣氏曰能戰，則舉國聽其指揮而決死抗戰。即從前認爲不可靠之人，以及全國大小土匪，亦皆願效死力。是對於蔣氏抗戰之政策，無一人能阻擾之也。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今不特將能矣，而且君將兼於一人矣。以此抗戰，雖弱亦強。此吾所以確信中國必勝也。

不存倖生之心必勝，孫子曰『必死則生，倖生則死』（吳子兵法亦同）此說歷千古而不誤。中國此次對日作戰，在未決策之前，全國上下對於敵情估計過高，對於自己之潛勢力則絕未顧及。故人人皆抱必死之決心，而不存絲毫僥倖苟免之意。人人以爲不論如何，只有犧牲而已。只有抗戰到底而已。試觀汪精衛先生最近之演說：謂『戰是要吃虧的』，惟決心吃虧到底，可以使敵人受重大損失，而無以應付其他敵人。故其最大限度，只希望與敵『同歸於盡』而已。此種演說，在一方面言之，可謂太無自信力。然在另一方面，則表示中國悲壯之決心。惟其有此決心，所以有必勝之把握。蓋項羽破釜沉舟而破章邯，王鎮惡棄舟東流而破姚泓。自古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百無一誤。今中國人民人人皆在死地，絕無徘徊瞻顧之餘地。故必戰至最後而獲得勝利也。

且中國在旬日前，尚有苟且偷安之希望。即敵人願以平津而易我對於偽國之承認，以便彼獲得休息之機會。此在中國以如此巨大代價，雖可獲得短期之苟安。然第二次侵略發動，中國必亡。故當局毅然拒絕而不顧，以爲死中求生之計。此後戰局一開，若意志不堅，中途妥協，敵人條件必更苛刻。雖名義不亡，而事實則亡。故不戰則已，戰則非至最後不可。只此抗戰到底之決心，即能獲最後勝利而無疑。試觀中國近代歷史，雖強如洪楊，亦有力量的平定之。而對於區區外敵，則無不俯首乞和。蓋洪楊志在

推倒滿清，絕無妥協餘地，故滿清朝廷不惜竭全力以平定之。曾國藩李鴻章輩亦以赤手空拳立此大功。而區區外敵，則意在獲得土地權利，與滿清朝廷之帝位無礙，故不惜割地賠款以與之講和。今之敵人，已非如甲午戰爭時之局部志願，乃在亡我整個之國家民族。是雖外敵，亦如洪楊之于滿清，並無絲毫妥協餘地。國人既無妥協之心，則其力自百倍。洪楊兵力不下數百萬，占地十餘省，而曾國藩以赤手空拳而平之。此無他，堅持到底而已。今之倭寇雖強，尚非洪楊可比。中國縱弱，亦優于赤手空拳。從此舉國一致，堅持到底，未有不勝者也。故吾謂全國必死之心，可以獲得最後之勝利也。

● 敵人估計錯誤必勝 凡對敵作戰，第一要件，在敵情之估計。若估計正確，則我之計劃可以照預定進行。雖不能收預期之勝利，亦不致招意外之失敗。若估計錯誤，則大誤大失敗，小誤小失敗。甚至因一二錯誤，而全局失敗矣。譬如甲午中日戰爭，日本估計非常正確，故其成功亦能如其豫料。日俄戰爭，日本估計俄國只能運輸二十萬人至遼東作戰，而日本以三十萬人對之，可以勝利。然事實上俄國運輸七十萬人至遼東，超出日本豫料二倍以上，可謂估計錯誤。然日軍戰鬥力亦較豫料為強。從前豫備以三敵二者，竟能以三敵五，故尚能維持戰局。幸早講和而未失敗。歐洲大戰，德國估計比利時不抵抗，英國不參戰，故豫定二十五日下巴黎。然比利時抵抗，里埃齊要塞阻止德軍兩星期，使法國動員得以完成。而英國參戰，英軍得以救巴黎之急。致德軍二十五日下巴黎之計劃完全錯誤，終致最後失敗。足見估計錯誤影響之大也。今敵人估計我不敢全而開戰，故敢佔領平津。然中國不如敵人所豫料，竟敢全而應戰。此種錯誤，可稱莫大。即此一項錯誤，已使敵人根本動搖。蓋以戰爭為目的，估計稍誤，已使戰局不利。若以不戰為目的，而結果得到戰爭，可謂完全相反矣。既得到戰爭矣。在敵人之估計，不論如何

，中國決不能全國一致，必有若干省份與中央立異。如此則中央不能全力對外。觀數日前之敵人報紙，尙載某省如何如何之消息，足見其希望如此也。然而事實上各省長官，除邊遠之盛世才外，皆來首都，使敵人之希望成爲泡影。敵之侵略行動，促成中國之大統一，不特敵人認爲意外，即吾人亦多少認爲意外。所謂上兵伐謀，各省疆吏之來京，正所以伐敵之謀，而使之不寒而慄也。彼來華觀察情形之四大將，與飛遊雲南成都之喜多輩，應自殺以謝其國人也。故由敵人估計錯誤觀之，中國有獲得最後勝利之把握也。

有友無敵必勝 從來國際戰爭，交戰國之雙方，必各有若干友邦，或參加戰爭，或守善意中立以援助之。如日俄戰爭時，英美助日，法國助俄，而德則對日取善意之中立？歐洲大戰時，德國雖云多敵，尙有奧勃士三國爲其同盟國，與之共生死，故尙能支持四年餘？今日之日本則如何？彼德意兩國，世人以爲係日本之友邦矣。然德意兩國所以聯日者，爲對俄而非對華也。日本對華開戰，消耗其國力，使德意之地位爲之轉弱。蓋此後德意有事於俄，不能望日本衝俄國之背也。德意對於日本之侵華，既認爲與其聯日之目的相反，則此後對於日本不敢相助。且又不願開罪中國，而使其對華商務受影響。蓋中國對外貿易，德已居第三位，中國與日交戰，德國必取日本之地位而代之，將進至第二位矣。而意國對華商務，雖不若德國之盛，然政治上之親交，則較德國爲深也。德意尙不能助日，則日本可謂絕對孤立。至於中國，除日本外，可稱概係友邦，即德意亦然。較之日俄戰爭時日本之地位，歐戰時聯合國之地位更佳，決不致有一國加入敵國方面，可以斷言。日內瓦四十二票對一票（日本自己之票）之國際關係至今猶未變也。中國得此精神上之援助，其意自強。尤其英俄法荷諸國，皆有切身利害，縱不武力援助，亦必

由財政經濟上援助我國。此後中國人不必憂戰費之難籌，與武器之缺乏，自有人源源供給，中國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蓋中國之勝利，即各國之勝利。萬一中國失敗，各國皆將次第遭其屠戮。各國爲本身安全計，不能不援助中國使之戰勝也。試觀英國已借款二千萬磅矣，法國已借款四萬萬法郎矣。此後中國苟有所需，各國無不盡量供給。蓋非供給中國，實供給自己。日俄戰爭時英美之借款於日，歐戰時美國之借款於歐洲各國，即其先例。中國處如此有利狀況下，雖支持十年，亦不感覺困難。而況一二年內即可打倒敵人乎？故由國際上有友無敵之關係言之，中國必獲勝利也。

以上所述四項必勝條件，有一於此，已可獲勝，而況四者俱備乎？此吾所以謂中國必勝也。

持久方能獲勝

吾人比較敵我之國情，自始即相信中國絕對勝利，毫無疑問。惟吾人再四向國人警告者，即不論付如何巨大犧牲，（即連打敗仗與連失土地）只須支持兩年，雖敗於戰場，亦必勝於戰爭。若國人無犧牲之決心，戰場上稍有挫敗，或領十稍有損失，即失自信力，主張議和，則不如自始不戰，反爲有利。故今日之局勢，寧可自始不戰，不可中途休戰。若果不願持久，則吾敢大胆保其絕無良好結果也。

凡任何戰爭，不論其爲外戰，或爲內戰，勝敗之局，完全決於最後之短時間。拿破崙謂「戰爭勝敗決於最後之五分鐘」。此雖指一戰鬥而言，惟今日之戰爭，亦完全可適用此種原理。試觀洪楊之亂，清庭自始即極不利。若使咸豐非有你死我活之決心，則林鳳翔之北伐，即可掃蕩虜庭。又若清庭在咸豐十年以前即無繼續戰爭之意，則江南大營失陷之後，繼之以蘇常糜爛，曾國藩困守祈門之際，仍爲洪楊全

勝之局。惟清廷抱定決鬥到底之決心，洪楊時漸不支，而終以消滅。此內戰持久獲勝之例也。又如甲午中日之戰，若李鴻章有平洪楊之決心，抗戰一年，則日本即不戰敗，亦必結對等和議。若抗戰一年半，則日本必敗無疑。惟其稍敗，即拚命求和，始有割地賠款之事。又如日俄之戰，日本已精疲力竭，俄國形勢日漸良好。日軍總參謀長兒玉將軍，見形勢不佳，常往來於東京奉天之間，奔走和議之速成。其時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受日本之託，向俄國提議講和，幾費週折，俄皇始允開和平談判，在日本可謂萬幸。然桂太郎（內閣總理）因徇國民主張，向俄國提出十二億賠款之要求，兒玉將軍大罵桂太郎混蛋。謂萬一和議因此破裂，則桂太郎實爲日本罪人。可知日本已無再戰之力。使俄國不願講和，再戰半年，日本必敗。此事日人公然承認，尤以信夫淳平博士所著「明治二大外交之祕密」一書，言之最詳。足見俄人不願持久，使日本僥倖成功也。又如歐洲戰爭，使於兩年內講和，則歸德奧之全勝。不特比塞不能倖免，即英法亦須割讓若干殖民地。若在三年內講和，亦歸德奧勝利，而英法之割讓殖民地亦所難免。若四年內講和，亦將爲對等之和平。惟支持至四年四個月，德國一切俱窮，始降于聯合國之軍門。持久戰爭之效果，於此證明無餘。今日本固遠不及德奧，若中國準備抗戰兩年，日本未有不全敗者。中國國民有此決心則生，無此決心則死，若不願死，則只有持久抗戰。至戰場之勝敗，絕無顧慮之必要也。生死之際，固不容髮，願國人自擇之。

革命名言屏聯堂幅 (第一二期出品)

堂幅 夫天下之事……

……期於有成

同心協力

博愛

對聯 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
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

安危他日終須仗

甘苦來時要共嘗

從容予疆場之上

沉潛於仁義之中

革命尙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總理書

蔣總裁書

堂幅 軍人四要

攘外安內

錄戚繼光語錄

反省錄

對聯 明禮義知廉恥
負責任守紀律

橫軸 親愛精誠

橫軸 堅苦卓絕

禮義廉恥

冊頁 黨員守則

軍人讀訓

定價 堂幅

對聯

全綾 三元八角
半綾 二元二角
綾邊 一元五角

精裱 一元八角
普裱 一元六角
橫軸 八角
冊頁 五角

拔提書店精印

抗戰建國必讀新書

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集	實價	二角
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輯要	實價	一角五分
抗戰方針與方略	實價	二角五分
建國運動	實價	五分
領袖抗戰言論集	實價	八分
抗戰文選 (全四冊)	實價	一元
中國必勝論	實價	一角二分
抗戰的根本問題	實價	五分
根絕赤禍案要錄	實價	五分

拔提書店印行

